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

二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上經卷第六



廬陵楊

龜

廷秀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之元亨利貞非乾之德也身貞而已故彖

曰大身以正至于八月非必至遯而後為八月也陽進上窮陰生下反反而再進然後為遯則猶隔之以泰大壯夫乾始也陽未消也而曰消不父何也蓋消不在遯而在臨臨之消不在初九而在九二目坤之初六為復之初九與坤之六爻而七故曰七日日陽也七與初皆陽也曰來復者聖人喜陽之來歸也自坤之六二為臨之心二與坤之六爻而八故曰八月月陰也八與二皆陰也曰有凶者聖人戒四陰之猶盛也九二以二陽之進逢四陰之阻不曰凶乎六三一陰已在前矣迫且近矣不曰消不父乎二君子方來而四小人未去君子可不戒乎若俟至於遯而有凶則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舜以一臨四周公以一臨三孔子一臨一故舜之流放周公之東征視孔子兩觀之役為難自一卦言則二陽對四陰為彖曰臨剛浸而君子寡而小人衆自六爻言則六三一爻為小人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身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凶消不久也

剛以驟而長長必易消剛以猥而進進必不順剛以過而忤忤必不應浸而長則莫之忌說而進則莫之拒中而和則莫之違能此三者則大身矣然必正而後可是不正浸則姦說則諂和則流蓋正者天之道也浸謂二陽未大盛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

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上有地以地臨水以上臨下之象也澤之潤萬物有与而无竭君子

貞吉志行正也

君子之志行正也初九當陽長之初處位下之極而其

各實秉志已足以感動六四近君之臣此必有不介而合不沽而離者初九宜起而從之不可失也方且守貞固以為吉者孟士之從人患不在於審審而在於果近臣賢且正乎四皓從子房近臣不賢且不正乎兩生非叔孫不然有從无審如固從憲融從龔從卓劉柳從叔文吉乎故曰志行正也非九一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臨十九

矣无不利矣何嫌何疑而未順君命乎蓋君之於臣非致敬尺、禮道合志同則不足与有為也可以順命則赴之如決流如轉規未可以順命則可之如介石如後山故武丁一君日盤傳說其去就武王一聖太公伯夷異纘晦伊尹孔明一身於成湯外、士異後前九二之於六五何必汲汲於合哉且六五中順之君虛心以俟九二而不能必其從而況強技之君乎二陽方長千載一時也而初九守貞固九二未順命則眾陰可得而忌之乎忌且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不得而忌而況得而害之乎

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剛長之甘將泰之也故初九升聞之君

子九二得位之君子六四好賢之近臣六五任賢之大君上六守德樂善之長者小人在位者六三而已以陰柔之資據二陽之上自知其位之不當自疑夫二陽之見逼然孤而无与亦何能為哉挾允說之極行甘誦之言容而已然君子可不憂乎彼雖甘誦而不獲利也吾亦憂之而後咎不長也不然君子西瞻白勝死於白勝五王輕三思死於三思甘可信乎故曰言甘誘我也憂之忘誘之昌

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剛多善亦不必偏善柔多子向必資稟之同哉六四之至臨以已之至柔臨初九之至剛而能以柔應剛相与應感而推恐初九之不我從此其所以柔而无咎宜

聖人贊以位之當而非竊位蔽賢者歟師德薦仁傑蕭嵩薦韓休庶乎臨之六四矣師德容仁傑者也嵩非容休者也師德賢而嵩難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以柔中之君任九二剛中之臣末嘗自任其聰明睿知也是宜為君者也而曰知臨何也惟不自任其智而兼眾智是以大其智故曰知

臨又曰大君二帝三王之聖一也舜曰大舜禹曰大禹好問拜昌言而已

上六乾臨吉无咎象曰乾

臨之七呈志在内也君子有志不得行无位也蓋有有位而不能行其志者矣竊位之徒是也然則勿病无位病无

志有志矣有位可行也无位亦可行也臨之上六是也上六无位而能以厚德樂善之志從二陽之君子吉孰大焉又向咎矣故祁奚之免叔向在於請老之後非有位也呂強之庇黨人乃无龍什之柄非有力也君子病无志耳嗟乎臨之世二陽方長而六五之君任之六四之近臣應之上六无位之賢者亦厚之君子之逢斯世何其幸哉下卦為内志在内從二陽也上六何以從二陽曰陰從陽上反下勢厚也

三三觀監而不薦有孚顒若上示下瞻之謂觀下之觀上

其薦於其開當開酌必躬之初不以萬物易一誠及薦獻多品之後乃以一誠許萬物以誠許物誠始衰矣上之化下為監而不為薦則

觀二下

坤下

巽上

其薦於其開當開酌必躬之初不以萬物易一誠及薦獻多品之後乃以一誠許萬物以誠許物誠始衰矣上之化下為監而不為薦則

觀二下

孚誠有諸中而顯肅應於下矣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

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

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教莫大於觀感而政令為下故曰大觀孰能大

觀九五具也何大乎九五以中正也九五之聖人以剛陽之資躰中正之德形於上觀於下而天下之不中者中正者中正矣孰不內順

而外巽心服而身化哉何其神也觀天之神道而法之可大之神道安在哉中正而已四時不忒是天之中正也運四時而无形者莫如

風此天之神也謂巽也感天下而无形者莫如誠此聖人之神也謂九五之中實也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立天下之中正惟天下之中正

為能化天下之不中不正故既曰中正以觀天下又曰有孚顒若孚誠也中庸曰至誠如神故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象曰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風行地上而无不周故

而无不至故天下日見聖人隨其地觀其俗因其情設其教此省方之本意也虞周時巡是也穆王之游始皇之巡武宣之行幸本意乎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九五大觀在上而初六遠之茲謂童觀童者蒙而无見也蒙而无見在凡民為可憫故无咎在君子為可責故吝雖堯之薦共工四岳之

薦鯀一也而人不吝雖堯越人之彎弓兄之弯弓一也而人不吝越人所謂小人无咎君子吝也非无咎也非无咎也 六二

闕觀利女貞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蒙而无見曰童有見於无見也有見而小其愈於无見幾何六二之与九五正應也非如

初六之遠於五也然六二以陰暗之資亦安能觀九五之大觀哉不過小有所見而已故御事以東征為艱子路 六三觀我生進退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道必進忘其身必退忘其君皆失其

生乎生出也才德自我出者也我之才德可以進而不進是使赤子不得與其母也未可以進而進是未能操刀而製錦也六三以柔居

剛其位非正進不可也以順應上其勢有牽必退不可也量已而為進退庶乎未失道也未失者非深許之辭也此亦孝者事也若夫

聖人之仕止久速惟其可而已何必量已哉六三九五皆曰觀我生

辭同而德異六三察已以從人九五察人以修己六三似離開六

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九五有

觀二下

德而四近之故願仕而觀俟明德之君而後進故其君尊尚

也而實其人下不輕一身則上不輕一士矣其子近天子之光

也王訪于箕子尚實也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比屋觀文武者以羣黎君子之善惡生於君君之善惡形於民九五欲觀已之所生觀於民之

生志未平也君子身有用舍志无用舍上九以剛陽之德而居

日不反觀其德之出於已者吾之德其皆君子耶乃无過咎何也吾

之安乎故曰志未平也子思之仕魯方之在魏裴晉公之在綠

野其身弥退其憂弥重故君子无位而有憂小人有位而无憂

三三離上噬嗑利用獄食有梗治亦有梗梗食者齧梗治者決

何利乎用獄也獄廢則梗存矣豕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不當位利用獄也卦形頤之象九四頤中有物之象三剛三柔

而威也六五以柔居五鉗不當位然利在用獄不過剛也然則治獄

者明以察情非矜其明威以懲惡非尚其威一聽於六五仁厚中和

之君而已此先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威取諸雷

王治獄之本意然曷嘗觀刑哉以此明罰敕法而已罰者刑之薄法者刑之先先故

知而不敢犯薄故懷而不忍犯金作贖刑明罰也象以典刑敕法也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履校不懲必

其首滅趾不誠必至滅耳而獻其誠初九之小人能懲於薄刑止其

惡而不行則不貽上九惡積罪大之凶禍矣故庶頑以誅而格王駢

以兀而賢朝為小人暮六一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

鼻乘剛也自二至五皆曰噬何也三臣分去惡之任一君當去惡

九之淺也初与四為應四於卦為梗一能絕其應而不通則四自孤

六二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

也六三之去惡視六二則難矣句難乎六三也九四為一卦之梗若

以柔弱之才居剛決之位此弱於齒而噬夫堅者也能不遇毒乎故

曰位不當也然則欲去惡者可使才不稱位乎百揆非舜則去凶凶

以安民祗以危民司寇非仲弓則誅正郊以治魯祗以亂魯然九四

小吝而无吝者能度其才而噬其小者庶乎吝而不至於咎矣九四

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九四

也乾肺有骨之肉味之梗也九四自為梗而曰噬乾肺噬之皆誰

也以九四強梗之大臣也居大臣之位而近君者豈一人而已哉舜與共

驩難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去共驩管蔡者非舜周公而誰

也何也以舜周公之剛直而去共驩管蔡之強梗也故得金矢以鑽

乾肺則骨去而肉可噬得剛直以去強梗則惡去而治可通金言剛

矢言直剛惡者為乾肺剛善者為金矢然猶曰利艱貞吉者去惡實

難非正固則必敗於怯漏於疎訓色变化也蓄言章疎也然有強梗

者天下之不幸去強梗者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

曰貞厲无咎得當也六五陰柔之君而噬強梗則无咎何也彼

无助此有助也曷為其有助也噬嗑之強梗有三而六五以離明之

君躡中正之德又得二二剛正之助則去惡何難焉而況初九強梗之

淺上九強梗之衰又皆无位而无勢其近君而逼者九四一臣而已

而九四同位之剛直者自足以噬之至於六三亦協力以噬之若夫

初九之強梗則六二已折其萌而噬其淺矣則六五之君何為哉惟

一上九惡積罪大之小人无位已衰者尔主之以六五中正之君輔

之以九四同位剛直之臣加以六二六三協力決齧之助則上九

之乾肉何難於噬哉故曰得當言勝其任也霍禹之兵權已解李輔

國之過惡已極故宣帝代宗除之不難也然猶曰貞固危上九何

厲謹之至也去強梗除元惡豈可忽哉黃言中金言剛

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初九滅趾故惡不行上

而聰聰而明則聞過而改久矣何至於惡積罪大而受大戮



離下

貞亨小利有攸往象曰貞亨柔來而文剛故身

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

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上卦本坤而

來文九二之剛文雖柔而質剛又中正故耳下卦本乾而九二之剛

上文上六之柔文雖剛而質柔又非中正故小利有攸往乾下於坤

而中爻升於坤之上故為天文以乾坤之變言也離明炎上而艮止

之則火之氣焰鬱積光華而成文故為人文以離艮之辨言也

以文之著者三辰五行之象觀之可以察四時之變人文之著者三綱五

常之典觀之可以成天下之化大抵質者物之辨文者物之雜周官

畫績之事雜五色曰蒼與黃相次又曰青

與赤謂之文賁天玄地黃火赤山青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

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賁解已見上賁文明之卦而大

則文不昧明不及獄則明不矜

明庶政離也无敢折獄艮也

舍車而徒義非乘也君子斯文之所在也達則振斯文以飾天下窮

德而在下无位斯文其廢乎亦還以飾天下者飾一身而已斯文未廢也

賁其趾飾其身之所行也何以飾其所行惟義所在而已義在仕舍徒而

車義在止舍車而徒仕患无其時今居賁飾文明之時時忠无所主今近

六二文明之佐然初九舍乘車而從徒行者何也

二吾應而吾遠也遠者不得從近者不強從何也義也夫以初九之賢也六

二又賢也然初九猶不強從於六二非其與也賢而非其與且不從而况

非其賢者乎故太公非不賢而伯夷不從之以諒武王侯霸非順指而嚴

光不從之以事光武初九賁世之放民也亦賁世之榮光也斯世而有斯

人非榮乎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士有待而後

榮乎

而發士有求而不應未有不求而應非珍身也珍道也珍吾道猶誇吾

道而况賁吾道乎六二主一代文明之大臣者也遠自坤之上六惠

然而來以佐具文明之治者也然非六五文明以止之君有化成天

下之文秉中正柔順之志以求六二之飾已六二肯輕就乎故曰賁

其須須求也亦待也意與於上吾與於下而已与許也故曰与上與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父子之分以為禮樂法度之文鳴荒之世其理具其法隱伏載之世其法立其文粗堯舜成周之世其法備其文著既備矣既著矣又向加焉口守之自天高也下之象至顯遠堂高之勢此百聖之功千載之績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文之始難成而文之成易壞今貴飾之文如需之著夫何為哉永久自固以守之則下不陵上卑不陵尊而万民定天下安矣故周禮存則魯安周藉去則周衰 **六四賈**

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

婚媾終无尤也 上九以乾文坤以剛文柔六四之柔從上九之剛受飾也賈如皤如其質可受上九之貴也白馬翰如其志願從上九之急也質美而受飾志急於從飾可也然隔於六五之君間而憂疑

怨尤則不可也何也六五與六四其德同於柔順而相親非寇讎也故聖人釋其疑解其尤而曰位雖若隔而可疑德則相親而終无尤也故許行能使陳相不識陳良而徐辟能使夷之見孟子許行相之視也辟非夷之之寇也婚媾之親也 **六五賈于丘**

園東帛 六五文明以

臣彙飾之業成天下文明之化六五其遂足乎曰未也方且垂雲漢昭回之光下飾丘園高蹈之士將以幣帛厚意之禮招而致之不使

天下有一賈之遺文治有一毫之缺此賈之至盛也然聖人猶曰吝終吝者幣有所宜施亦有所宜吝吝之於非其人然後施之惟其人矣吝故榮二故喜喜故吉賈者榮之而畢赴喜孰大焉百里入而秦喜樂克用而軻喜吉孰大焉然賈之時猶有士之隱於丘園非六五之取乎且隱丘園者誰哉初六義不乘六二之車舍之而徒行者是也六二不能致初九而六五之君乃能致之六二異乎子房而六五賢於高祖可以為六二歡而為六五賀矣六五何耻焉故曰六五賈之至盛也六五坤艸坤為吝嗇故曰吝終吉嗚呼六五之賈丘園其湯之莘高宗之巖文王之渭乎 **上九白賈无咎象曰白賈无咎上得志也** 易窮則變文窮則賈上九居賈飾之極文之窮也較文之窮其推賈乎故曰白賈白者質素而无色也上九居賈之世自下卦之一二分而文上六之柔志在成賈也不成賈以賈而成賈以白然後賈之治成而賈之敝不作不敝故无咎无咎故得志布被於窮吝之時者未為矯而齊詐非其人瓦器於美新之俗者未為陋而閭仕非其世固有以白賈而非者矣

張先生校正揚寶學易傳上經卷第六

張先生校正揚寶學易傳卷第七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坤下 艮上 剥不利有攸往彖曰剥剥也柔變剛也不利有

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

行也 剥落也自一陰之始生而愈長進而愈上至於五陽為五陰

往此君子知剥之道也然則不利有所往其遂聽天下之自亂乎聖

人固曰盍觀諸剥之象乎坤順艮止止亂以順止小人亦以順故解

黨禍者陳寔之臨延唐祚者方慶之對皆順而止之非逆而激之也

息五陰盈矣盈極必虛故刺極而七日來復是以象曰山附於

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也高山摧而附下地為下民剥君上言坤

艮也厚其地山不危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剥牀以足

以滅下也 天下之勢若夏屋屋上庇牀下承人中如者也害人者

股肱也非國之足乎小人之滅正道消君子剥牀之足者也正道滅

而後凶于而國者隨之王章不誅漢不亡任愷不去晉不亂故剝始

於滅下其流及上一柔自下 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剥

牀以辨未有與也 辨牀之幹也牀有幹國亦有幹大臣國之幹

大臣而退君子之大臣也其當能九齡相林甫之日也故五陰一陽

陽孤且外孰為之與故曰未有與也未有者聖人猶待其有也乎

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三陰類不應其

助然許其无咎者勸之之辭也程子以呂強當之 六四剥牀以

膚凶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五君位也其象身也剥牀

災切於君四陰自下而進黨曰眾勢日成少其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

君必矣其當莽卓憲箕林甫國忠權盛之日乎 六五羣陰之類亦羣陰之

其害正能調羣陰以恩倖而止其弄權乃六五柔得尊位順而止之之道也魚宮人陰類也謂下四陰也貫者聯而總之也寵者恩以倖之也如是庶乎羣小不為害矣无不利者言不為害而已非盛上九世之大利也其唐之代宗乎使文宗忍銀燭甘露何由而作

碩果未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

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上九當五陰並進之日眾陽剝落之餘

餘一碩大之果而不為所食耶亦危矣當是時君子至孤矣而猶曰得輿而民所載小人極盛矣而猶曰剥廬而終不可用何也陰極生

陽亂極思治白公之亂楚幾亡矣而國人望子高之來卒安楚者子高也此君子得人而民所載之效也羣小剝正道以覆邦家如剝

牀焉自足及幹自幹及膚猶不已必剝其室廬此大厦將顛之時也

有國者亦可以少悟矣惡來亡商尹氏亡周椒蘭亡楚斯高亡秦張

禹胡廣亡漢賈充亡晉守澄令致亡唐此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之效也曰終不可用徹之之至也五陰載一陽庶民載一輿之象一陽庇

坤為大輿三三震下坤上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

有攸往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

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

復見天地之心乎復何以亨曰剛反何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何以利有攸往曰剛長陽窮於剝之上必反於復之下反於復之

為主陰去為客主安得不亨故復之亨以剛之反喜之之辭也

陽動而進坤羣陰順而退陽既入而處於下又將出而進於上何以

欲速疾速也復而臨而泰三陽朋來則復不孤何患有咎故動而

以順行則自然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俟之之辭也天道之行消則息

終則始觀息之出入物之榮落日之朝夕月之晦朔歲之冬春逝者

如斯不舍晝夜易嘗頃刻而息哉故天行則自然反復其道七日來

復於子七月也而曰七日者自坤之初六一陰生於午至復之初九一陽

息於子七月也而曰七日者自坤之初六一陰生於午至復之初九一陽

此之心乎躰之聖失之愚履之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

治舍之乱聖愚治乱此心而已

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雷陽也地陰也冬至之日潤陰

故万物皆寒并水獨温自閉關以下皆聖初九不遠復无祗悔

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卦義為君子道長象義為承

之道无不含羅也吉凶悔吝生乎動下卦震而動之初九動而復

之初動而過過而忘反而已遠凶之道也豈特有悔而已初九動

而即復不遠而復也動生於心復亦生於心復心一生動心自寂君

子以此修身吉之大也何悔之有故仲尼以頌子當之謂其有不善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幾者動之微知者復之微大哉知乎故大

孝在致知人心之知至即天地之陽生陽一生天地復知一至君子

復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初九不遠復復

二休復復已形之過也何以知六二為復已形之過也初而即復一

過亦无何形之有二而後復已一過矣動而一過過而後求休息以

補劑而息點非貳過而何雖然不有初九克已之仁人則六二无輔

仁之友不有六二降心於仁人則六二无下仁之益故微曾子子夏

不聞喪明之罪微子游曾子不察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

之厲義无咎也初九无一過六二二過六三三過是屢過屢復

危也危而无咎者復於義則无咎也聖人危其頻過故曰厲以儆之

開其頻復故曰无咎以勸之遠伯玉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非而其

使人亦告仲尼以欲寡其過而未嘗伯玉且然况不為伯玉者六

乎故曾子一日三省其身伯玉歲省曾子曰省者時省其無乎六

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六四居上下四陰

為中行不從四陰而獨應初九之一陽故為獨復居中得正者道也

應一陽之君子亦道也故曰從道此如夷之焉因徐辟而見孟子視

陳相則優不可以為公孫丑六五當陽長之世君君尊之位危可復於安

章故未許之以吉无咎无悔六五躬復无悔象曰躬復无

悔中以自考也六五當陽長之世君君尊之位危可復於安

復无悔者柔而已惟其柔故一陽疏遠而不能援也四陰強盛而不

能散也則亦僅能成中材之主而已其周襄王漢元帝之徒易考成

也躬厚也六五坤之中坤厚故曰躬復然上六迷復凶有災眚

猶許其復者襄王出而復元帝搖而復

復二下四

復二下四

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

迷復之凶反君道也上六以陰柔小人之極居亢滿大臣之位

身則天火人皆之畢集凶于而國則師敗君凶而不振雷相是也害

真知沮壞光天下皆以為為葢邪而後宗獨不竟其葢邪伐叛之師未

息而失此之變已作奉天之圍未解而宗川之幸已嚴自是而後姑

之上九為君之克復之上六以其國君凶則國君者六五也以之者

道乃為上六所左右至於迷而違之何復之有彖曰剛反反言歸

也寇退曾子反是也上六曰反君道反言違也文質相反是也

三三 震上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程子

以天故无妄動以人欲則其此得聖人本意矣哉若天之道妄者人

之欲无一寡之妄誠之至也无妄所以元亨者利在貞而已正則誠

邪則妄若匪正而動則動必有眚而不利有攸往矣非无妄之不利

於往也不正而妄則不利於往也若堯舜之禪湯武之師禹之治水

動以天也子噲之遯符堅

之師繇之治水動以人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

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

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下震本坤

坤之上而來居坤之下為震故曰剛自外來卦之成以震為主震之

卦以陽為主下卦為內故曰為主於內震動乾健動以天也故曰動

而健九五之君以剛健中正偁於上六二之臣以柔順中正應於下

其動豈有妄乎故曰剛中而應此其所動而大亨也何為動而亨

也動以正也何為而能動以正也動以天也何為而能動以天也天

寔命吾動也故武王誓師曰天命文考肅將天威天命文武以動文

武其得不動乎然則天命文王而武王何自知之民之所欲天必從

之故也以八百國三千臣億兆人以天之命詔武王而武王乃伐商是

謂動以天聖國之諫亦以天之命止符堅而堅必伐晉是謂動以人

欲當堅之時內外无事可謂小康是亦无妄之出也而堅匪正妄動

往將何之宜其敗亡而天命不祐也非天不

祐也天亦不能祐也行矣哉言必不行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

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其雷于雷以時行而不妄行物

行於天之下而鼓於物之上者

与雷俱出而不妄出盖雷宜收而行則物稽於藏雷宜行而收則物

滯於達物之无妄視雷之无妄故曰物与无妄先王之育万物亦歸

雷行及時之義對越而茂勉之尔重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

妄之往得志也
九本乾之卦初居震之始所謂動以天者也動以

妄万物一歲之盛福也聖人動於初而不妄萬民
伊尹戒太甲以謹敬初周公戒成王以在厥初然則高宗二年不言

威王二年不飛何耶非不動也謹
於初動也是推无動動而志得矣
六二不耕獲不畱畲則利

有收往象曰不耕獲未當也
初九動之始六二動之繼是故

為二者何必於其能耕且苗而妄動以變初之成哉一矜而動即動
以人欲子玉變子文之政參博何之法子士為能參為不能矣然能

者敗不能者女六一順而中不矜能則為往而不利雖
不耕不畱不來富貴在其中矣未富者實富而各未富
六三无妄

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

人災也
六三震終而近乾動以天也无妄之至也震卦而坤爻以靜

謂无妄之災災自我來自我得此有妄之災非我求而我得此无妄
之災既无妄矣而災曰事固有不相及而相遭者城門火池魚殃魯

酒薄邯鄲圍之有牛繫於斯問主之者誰莫知也問繫之者誰莫知
他故稱或為然牛之繫於斯推其存於斯使塗之人夜半取之而去

則主之者與繫之者出而訟之矣當是時塗之人不可得而訟可訟
者邑居者而已居者奚罪焉蓋不幸惟災耳此非无妄之災乎故仲

呈被圍貌偶似陽虎也不疑消金偶与亡金者同舍也六三无妄而
災六三可无媿矣故災至无媿者聖賢君子之所能也无妄免災者

非聖賢君子之所能也災非无妄之所能
免而小人行險妄動以求免不亦遠乎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

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四以剛居柔此豈妄動者哉故許之曰

能貞固而守之則可以有之而不失矣此回之
擇乎中庸而不失所以異於不能暮月守者也
九五无妄之疾

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五以剛健中止而居尊

此无妄之至也无妄之至而猶有疾則如之何聽其自作信其自愈
而已然則有疾而不治何乎曰有有妄之疾有无妄之疾犯寒暑荒

酒色如是而得疾有妄之疾也不治者死耳目聰明血氣和平如是
而偶疾无妄之疾也治者亦死不治有妄之疾而死者言景公齊相

侯是也不治无妄之疾而不死者仲呈遠子馮是也故无妄之疾不
藥无妄之藥不試則疾自愈而有喜矣无妄之疾无疾之疾也勿藥

可也无妄之藥无害之藥也亦不可試何哉蓋善養生者主榮肉而
冠藥石藥固无害矣吾无疾焉用藥藥无害猶不可試而况有善者
乎故孔子曰其未達不敢嘗聖人不試无妄之藥而秦人以未富強
為疾補之以商鞅之烏喙晉人以未清虛為疾下之以王衍之甘遂
藥之効何如哉故有苗疾震而禹班師恭和自此充越人非疾漢而武
興師虛耗自此痼 **上九无妄行有吉**

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无妄之出六爻皆无妄也故至上九聖人亦許之以

无妄然許之未幾而戒之以行有吉无攸利者何也无妄之為卦動
卦也然必動而不妄乃許其動動万物者莫迅乎雷宰萬物者莫尊
乎天雷動乎下而非天宰之於上則雷不發而震物必有孔傷者矣
天下雷行雷制於天也初九發造化之始以二成造化之終有必不
可不動者是為動而无妄故聖人許其往吉往利造化成矣譬之農
焉初九耕之六二獲之至於六三処順以稟之而已九四安富以守
之而已九五之主人高拱以饗之而已上九入此室如曰為改歲而
已使上九居无妄之極而復欲動而有行幾何不貽窮之災乎唐太
宗高麗之師明皇雲南之師是已故二之前有動而无妄二
之後无妄而无動然则无妄雖曰動卦吾必謂之靜卦矣

三三 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畜聚也止也山韞天者聚之大也山止天

者止之大也臣止君以不為不若止君以耻為吾惟正心以及身止身
以及君雖不止之以不為而君自耻為矣故大畜利貞貞者止也利
貞臣能賢也不家食君用賢也君臣相逢吉孰 **豕曰大畜剛健**
大焉雖當險難之世猶濟也况治平之出乎

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

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君德剛健則有進而无息而進進而韞韞於中者充實則溢於外者輝光輝光而進進无息則

輝光者日新其輝光矣日月常見而終古常新運而无息故也吾君
之德何為而臻茲能尚賢故也其孰為賢上九是也其孰能尚賢六
五之君是也上九以陽剛之賢六五以柔順之賢上上九而已下之
不曰剛上而尚賢乎然則上九臣也居尊位之上可乎上之者非上
其位也上其德也武尊望曰尚父康尊卑曰父師是也尚亦上也以
五上二位言為君尚臣以艮乾二卦言為臣止君乾為君艮為少男
乾健欲止進而艮止之於下此臣之止其君之不善者也曷為能止
其君之不善有大人正己之德而潛格其非心也凡天下之不善吾
皆止而不為則不必止其君也蓋有不進之止者矣故曰能止健大
正也故袖中之鷲恥魏徵之見苑中之游畏韓休之聞夫豈待面折
禽荒章交盤遊哉不然三婦之卿能禁六嬖之鬪賢貧之宰能杜窮

奢之主乎乾剛健良篤實初二三上皆陽明故燁
象曰天在山中
光天夕則晨山者則榮故日新五應二故應天

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山之體小於天而能韞
天道之心靈於山而能

聚天德君子之畜其德聚夫德也何以聚之誦堯舜禹湯文武周孔
之言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行多聞多見而默識心通焉識其在
彼辭之在此賢一亦變至於
於聖聖一變至於天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
災也

臣止君在初君受止亦在初初九陽躁欲上進之初也六四以
山壓而止之其必有危言難受大欲難奪者矣初九能見其所
至難知其拂乎吾心而利乎天下國家從而已之則可以不犯天下
之災咎矣舜禹以益之一言而班征苗之師受止而能已之也符堅
以舉國之諫而不回
九二輿說輻象曰輿說輻中无尤也

輿所
也說輻所以不行也一居中得止而受六五之止故中而无尤太宗
欲幸東都畏魏徵之諫而止輿說輻之義也它卦二為臣此九二乾為
君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
攸往上合志也

志乎進者乾之性止其進者艮之力乾為馬志乎
進者也如君子之畜德者亦志乎進以行道也九

三居健之極上九居止之極健極則塞者通止極則嚴者寬而況九
三有初九九二迫其進於下有上九引其進於上乎上九良駒而陽
德良駒則止九三者也陽德則其志合九三者也前一馬以導之後
二馬以驅之是良馬四之而相逐者也其進而不可止也孰禦焉而
況於有車輿之堅有兵衛之衆哉宜其利有攸往也然聖人必戒之
曰利艱貞者言必難進而進必以止也又曰閑輿衛者言必為之防
閑也初喜其往卒憂其安惟艱惟閑貞在其
間畜德君子行中有一止九二為輿象陽為衛
六四童牛之牯元

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童牛初九之象也牯牛在幼止悲在
微六四居大臣之位當止健之任及

初九陽之微而止之則大吉而有喜矣
蓋旨酒樽丘之濕觴漆器象箸之履霜
六五豮豕之牙吉象曰

六五之吉有慶也
豮豕傷物而性躁然求其牙之不傷不若使
其躁然之不萌豮其躁然之源則消其傷物
之具矣堯以心惟危故逸樂漫遊之過絕湯以禮制心故声色
貨利之念消皆豮豕之牙之義也吉而有慶孰加於堯湯乎
上九

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以艮止乾則為以
臣止君之不善以

二陰止三陽則為陰柔止陽剛之羣賢止君惡者始必正止羣賢者
終必通而況上九之一陽與九三合志與三陽同類乎良馬相逐而

衢路大通賢之所以並進道之所以大行善類之所以光亨也止惡而不止善是大畜之義也有一舜在上有十六相在下其雖其能止乎之

張先生校正揚寶學易傳卷第七

張先生校正揚寶學易傳上經卷第八

廬陵楊

方里

廷秀

三三震下。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豕曰頤貞吉養正則

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

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上覆下承眾口

上止下動卦之用也皆頤齒飲食之象故頤養也頤之時聖人養賢

君子可仕之時也然聖人之所養君子之自養貞則吉邪則凶故上

不可輕施其養下不可輕就其養上之所施必觀其所養之邪正所

養者賢而正則萬民均得其所養下之所就必及觀自養之邪正自

養者寔而正則聖人不失其所養是養一人而福天下不曰養正則

吉乎堯憂不得舜憂不得禹臯臯也天地養萬物萬物以天地為

天地堯舜養賢以及萬民萬民以堯舜為天地吉孰大焉斯時豈

易逢哉故聖人喜之曰頤之時大矣哉自求口實寔而正則為

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雷生之山成之此天地之養力物

也言出於口鳴其身亦危其身

故欲慎其出入於口腹其體亦醜其體故欲節其入此君子之自養也然

慎言非默當其可則諫死不羞括囊節食非矯當其不可則采薇不羞外

肉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

貴也下卦二爻皆下之自養初九未粹之君子也有賢智之資而淺

於自養者也故以陽明之智如龜之靈非无其資也然見六四

之貴臣則動頤而求養其智安在聖人借之未絕之也故既責其告

已而狗欲又戒之以凶又耻之以不足貴庶其有改乎了夏之說

紛華子路之願裘馬幾是六二頤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

六二征凶行失類也六二君子小人之雜也居下卦之中有中

猶陰從陽也六二下近於初之賢既欲下比從之以養其德而初非其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六三小人之粹也上无初九之靈龜

之正道而公然敢肆大悖以干利者也資本陰柔一也居不中正二也躁欲之極三也挾三不正不知自養而躁於求養其任文八司馬之徒欲故温死於衡宗元死於柳十年勿用未為久廢也六三之所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

上施光也上卦二爻皆上之所養六二顛頤而凶初九不應也六四以近君之大臣而下求

於初九无位之賢者是倒置也而初九陽剛嚴正之德如虎視焉六四下而親之亦望而畏之非心邪意不待初九之切磋而自消其欲

其進德何如哉遂逐言消去也以此養德而佐六五之君以養天下又向咎矣上施光也言六四在上而所施者光大也周公下白屋上

也備青有指客薛宣不敢更朱雲次也初九之於六四有柔順之戒六四之於初九有虎視之畏下不輕其就上不輕其礼也六五

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六五養天下之君也陰柔之才不足以養天下而反求上九之養已拂其經常者也上九位臣而德師六五安居於貞固而无為順從於

上九而不違而天下自得其養矣此真聖人養賢以及万民之事也何必涉險有為而後為聖哉程子以成王賴周公當之尽矣艮止故

不可涉大川六二拂經而凶以利動也六五拂經而吉以道求也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一卦二陽而初九在下在上而居師

信而眾陰臣民所畢聽者故頤養天下皆由已出故曰由頤然位高德重必揚厉而後吉果能揚厉而不自盈以上九之才犯險猶必

濟况平世乎故大有慶也程子以伊周當之艮止而利涉大川何也止極必動

三三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

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

之時大矣哉大過之時何時也大廈將顛之時也下撓將蹙其本

有攸往亨何也非天下不可為之事无以施天下大過人之才孰為天下大過人之才九五之剛陽君有斯才矣九二大臣又斯才也九

四近臣又斯才也九三群臣又斯才也斯才也斯才也九二大臣又斯才也九有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九七九八九十

顛乎不惟不可顛也又將扶其顛而起之也而况四剛雖過於剛而
二五乃得其中為下者順而從為上者說而行往安所不利而不亨
乎本謂初六未謂上六上六君上棟也初六礎也亦曰棟者且象曰
之反為上六四陽剛過故為大者過陽大陰小往大來是也象曰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木在澤下木可沒而不可休君

子以之幸大過人之事則獨立而不懼故東征之師周人之艱乃周
公之易水在木上木可濡而不可入君子以之堅大過人之行則遯
世而无悶故陋巷之窮乃賴子之達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

在下也六柔也初下也君子當大過之世而在下柔以順承眾以

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九二以剛陽

之地以下比於初六此大臣之能下士而得助者也持是道以當大
厦將顛之世則廢可與衰可扶矣木枯而根生廢可與也身老而妻
壯衰可扶也然則大厦之顛何患於不起哉故曰无不利蕭何必薦
韓信鄧禹必薦寇恂所謂大厦非一木之枝太平非一士之略也巽

木也九二剛過故為枯楊為老夫又長女也故初六九二棟撓凶

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棟撓者上六初六也而於九

銳力過勇將欲輔上六之棟而適以壞之者也扶傾者傾必速枝厦
者厦必覆非扶持之罪也過於扶持之罪也九三以陽居陽故不可
以輔上六之撓陳蕃竇武以之九四棟隆吉有他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撓

乎下也大過不厭於過亦不過於過以四剛振二弱不厭於過也以

者其性四与一乎皆以剛處柔之力也上棟下字九四非棟也而曰
棟隆吉何也窮上者必反下棟折者必易材九四非棟位也而棟材
也上六折矣兌反而巽則上六自外下而為六四九四自內上而為
上九矣大過之棟其不棟乎其隆哉退章賢于秋而相丙魏退張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

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振大過之世无剛陽

剛陽之君九五剛陽之君也今乃僅能无咎而已既无咎又不可久
又可觀何也九二不應而比於初九三有志而過於勇九四有材而
不居棟之位九五以剛居剛過於剛而輕於幸三陽不為之用而獨
倚上六陰邪之小人以為助曹昭公欲去季氏而倚公衍公為郤陵
巧公欲抑司馬氏而倚曹爽唐文宗欲除宦寺而倚訓注何可久之
驗也木枯而華是速其枯也故何可以男未室曰士女已嫁曰婦士
夫九五无助也老婦上六居一卦老陰之極也以已嫁之上六過
婦而失節娶失節之婦而復老柔邪无耻之甚故可觀

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程子謂上六以陰柔如過極不

恤危亡履險蹈禍是也孔氏揚氏以為龍逢比干非也二子豈陰柔
者哉水溢而過於涉者不足以濟川而徒沒其頂任重而過其才者
不足以濟難而徒滅其身為術曹爽訓注以之其凶
大矣而曰无咎非无咎也不可咎也當自咎而已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象曰習坎重險也水

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
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

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坎本坤也乾一陽交其中而

內景離本乾也坤一陰交其中而生火火內陰而外陽故其明
一陽交於二陰之中亦陷於二陰之中故水為坎坎陷也險也繫
而陷物曰坎坎用牲是也習重也習吉是也上下重坎故曰習坎
動故曰水流陷於中而未出故曰不盈也險則行故曰行險中
故曰孚信剛在中心象故曰心亨險推行則濟故曰往有尚又曰
功天險上卦地險下卦王九五公九二法天之不可升故設甲高貴
興之嚴法地之不可踰故設城郭溝池之固有險之時不可不濟无
險之用不可不設故曰大矣哉習坎之上疑脫一坎字蓋八卦无復

名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一至則易竭再至則方

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初六陰柔之小人設險以陷君子猶以為未及設險中之險坎險也

虞翻曰坎中小沉曰窞以坎為未險而復穴其中其陷君子不遺餘
巧矣然窞人者必自窞險人者必自險捨道而陷善類未有不自陷
而凶者也故宜者盛而黨錮與黨人死而宜者
滅初居重坎之最下故為窞又稱爻穴之象

九二坎有險求小

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九二具美里之事耶以剛殺之德行中正之道九二何罪焉逢二陰

之有險而陷其中此君子之不幸也惟以剛居柔勿以剛競而六三乘

而以順求庶乎小濟可小濟不可大得未出二陰之中故也

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

也六三以陰柔之資外剛強之位此小人欲為猖狂之幸妄意於見用

而邀功者也聖人則曰斯人宜勿用用之終无功何也欲有所來

而退乎下則入于險中欲有所之而進乎上則犯夫重險進退皆險

故曰坎坎遇險固欲濟也然倚姦險之人以求濟險者祇益其險也

阻且枕枕倚也入于坎窞益其險也訓注是已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

咎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

濟險者衆則易孤則難九二求

而不盈也必外水海至則二水合而浸盈矣六四外水之再至者也

持再至之勢而不交於內水則內无主九二內水之先至者也持先

至之源而不納夫外水則外无援六四之与九二必也相交以礼相

示以質相通以信則庶乎險難之可濟而終无咎矣平交驩於勃而

漢始安嶠自結於導而晉復振樽酒簋二禮也用缶質也納約信也

自牖內外之通也剛九二柔六四際交際六四九二非應也而交際

者九二內水之主也六四外水始至之客也古語曰同舟而遇風九

則胡越相應如左右手其九二六四之謂歟約如約信曰誓之約九

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險難之濟

小人之衆寡小入衆而君子寡則一君子不勝衆小人羣臣皆小人

而人主孤則一賢君亦不勝羣小九五以剛中之德而履尊位又有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君臣相正用之肥主聖臣賢天下之

資切權勢之重而乘九五之上立九五之前此小人蔽君之明而制

之者也文宗曰周赧漢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朕始不

如赧獻此坎之九五逢四陰之衆而又制於上六之強者孰然上六

豈終免乎官寺誅而唐亦以亡此徽纆叢棘之禍也三歲執之而不

習坎二十九

得者強也亦二歲而凶者窮也其暫強其窮必凶

三三離上離利貞身畜牝牛吉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

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

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離者明卦也曰利貞身畜牝牛吉何也明敝必察明而養之以正乃

亨故曰利貞身明過必剛明而養之以柔乃吉故曰畜牝牛吉牛柔畜也牝牛柔之柔者也離之義麗也火出於至生於至虛麗於薪

則无名有畜者實薪尺則復初五在上君也天也二在下臣也土也君臣以明相重各矜其明而明无所麗是猶日月不麗乎天百穀草木不麗乎土也可乎君之明麗乎天即日月麗乎天其明亦高而不流於顯宗德宗之象臣之明麗乎土即百穀草木不麗乎土其明亦厚而不

不墮於韓宗宗之象臣之明麗乎土即百穀草木不麗乎土其明亦厚而不墮於韓宗宗之象臣之明麗乎土即百穀草木不麗乎土其明亦厚而不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明之奇者其明孤而虎易謂明兩六五不矜其明而續以六二之明是日所不及而續以

日君所不及而續以賢也故日月之明終古不惑大人之明四方畢

照辨忠邪知疾苦濁幽托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

之敬以辟咎也初九以文明之德剛陽之資居離明之初如火之

踐履之實錯然謹於天下已不可掩矣非晦其明則眾之所忌然

之所集敬者畏謹以晦其明也故无咎非无咎也敬畏以辟之也夫

子之少也孟喜子已知其聖矣然聖德彰而眾忌因晏子子西之賢

然日疑其害於國於陳祭大夫乎何誅曰聖則吾不能聖則吾肯敢

事君尺札焉必敬拘拘閭閻似不能言故六二黃離元吉象

日黃離元吉得中道也六二當文明之世居大臣之位而能以

大之吉為一卦之盛也周公九三日具之離不鼓缶而歌則

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君子哀樂必類皆太

非歎所也劫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九三歌未畢也而嗟又繼之哀樂

不類何也非過而耄位過而昏如日之具也其能久乎此者其惟

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九四乘羣下之上逼近君之

可凶暴然其來突然若有緘焚之勢而不可撲滅者然下則九三剛強而不可上則六五中止而不可犯此其火必至於若燠而死若

火而棄焉耳何也進退皆无所容也管晏蔡楚子圍晉智伯以之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王象

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以文明之德履至尊之位而逼於九四之強臣亦危矣然能以柔居剛晦之以

柔故明之以剛始之以憂故終之以吉涕而嗟憂之至也然孰知此若之涕足以下焚如之威嗟若之吉足以震突如之勢哉此成王問予小子管蔡難大之時也宜卒平上二盜而吉欤曰離王公者謂王公惟居離明之時逢憂危之事乃可古尔居昏世遇危事始哉

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

以正邦也

上九以剛明之極而居上此王者除元惡以大正其國之事也其成王顯顯令德四征弗庭之時乎程子謂去

其首惡而非及其醜類得之矣

易

七

張先生校正揚寶學易傳卷第八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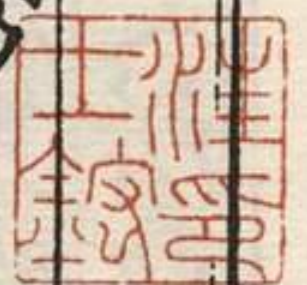


盧陵

楊

廷秀

萬里



三三艮下兌上咸亨利貞取女吉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

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

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上經首乾坤乾坤陰陽之辨下

分不嚴不交清不通故曰咸感也坤六二上而兌乾上九下而良故曰

柔上而剛下坤之二柔復下而良乾之一剛下矣二剛復上

貞而後言艮少男兌少女艮止兌流而巳下之故曰男下女天地君臣

父子兄弟朋友萬物皆以情相感而後通姑舉男女一端觀之然天

氣先降而後地氣升男先下女而後女德隨君先下臣而後臣志應

先主見孔明得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下受澤山之虛心受

人君子之虛虛故感感故應初六成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象者肖也如噬嗑之象則肖乎頤中有物如咸之象則肖乎人之一

身初与二白乎足二与四与五肖乎身上則肖乎口故初六為咸其

拇拇大指也舉二大指則足見矣初六拇也咸而感之者誰也九四也

九四之躬一身之心也拇也腓也股也脢也輔頰舌也聽乎心而動靜

者也九四說之初初六止之初初与四應者也九四之感初六欲行

能宰子蹇是也何也九四說而不正曰志在六二咸其腓凶居

外者欲外物而心不正也初内也四外也

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之上蓋脛之肉該謂足肚者也其性无故而自動不待感而動者也

鍾不叩而鳴則效名非言之物而言則怪有不感而動者乎秦孝公

三不聽商鞅之說而鞅三變其說以入之非不感而動乎故凶使鞅

順義命而安居焉安居而不妄動以求入焉則亦吉而不害矣伊尹

傳說曰望孔明感之而不應者有矣未有无感而

應者也六二以陰居陰而順者也其位吉其卦凶

九二咸其股

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

下也

三為一卦之股居足之一身之下不自動也隨人之身而動也
自動則交隨人則牽故九三之與六二其動異其失均也九三孰感而動隨也感於上六之說而隨之也上六女之說說之極極而流者也而九三剛躁以隨之所隨者正其微猶不正所隨不正其微若何如貢禹之從王鳳立時之從石顯志在隨人

不擇其人志之所執每執愈下豈推往吝而已 **九四貞吉悔亡**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九四在一卦之卦如一身之心也不言心而言思責其發心而任思也心者身之鏡思皆鏡之翳鏡則虛而照思則索而照虛而照无物也索而照有物矣推无物者見物有物矣安能見物哉故虛而照則明索而照則昏仲尼繫之曰天下何思何慮蓋此心何思何慮則虛虛則貞貞則吉何悔之有今也不然

憧憧為後思於事物往來出信之爻故思未能感通於事物而事物萬緒朋來從之而不勝其擾且害矣非如貞吉尤思之時未感而无害也以思窮物適以物窮思安能窮神知化而成光大之盛德哉唐德宗之猜 **九五成其脢无悔象曰成其脢志未也**
王弼云脢者心之上口之下其脢羈之問乎此一身至虛无思之地也九五當之宜其為咸感之盛也止曰无悔何也蓋无思而神則明无思而不神則昏神

者心也不神者膈也膈雖无思昏懵而已九五係之說之雖无思也而志其未二与上皆陰柔不正之人也而九五係之說之雖无思也非昏懵乎元帝之優柔不斷以至虛似无思而非也係說恭顯故也九与五皆剛陽也而其位在咸如一身之脢也脢也不柔亦不用之剛而

上六成其輔頰舌象曰成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居說媚之極有啓口之象是小人之在上近君用事以口才而感動九五之君者也其公孫術張儀淳于髡陳賈之徒歟夫吾之一身感之至易者也感而非其道雖一身不能相使如咸之自拇至頰是也蓋血氣流通精神洞達則一身輕於一羽血氣壅閉精神漂離則一指重於百鈞而况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萬民与夫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乎故咸之六爻有不感而應有感而不應有應感而失其應有思感而不勝其應有不感不應而為九用之感應有非道之感而不許其應然則咸感之道果易乎哉

三三 巽下 恒 貞 利 貞 利 有 攸 往 豕 曰 恒 久 也 剛 上 而 柔 下 雷 風 相 與 巽 而 動 剛 柔 皆 應 恒 恒 身 无 咎 利 貞 久 於 其 道 也 天 地 之 道 恒 久 而 不 已 也 利 有 攸 往 終 則 有

巽下 震上 恒 貞 利 貞 利 有 攸 往 豕 曰 恒 久 也 剛 上 而 柔 下 雷 風 相 與 巽 而 動 剛 柔 皆 應 恒 恒 身 无 咎 利 貞 久 於 其 道 也 天 地 之 道 恒 久 而 不 已 也 利 有 攸 往 終 則 有

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以照四時變化而能以成聖人又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怕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矣咸以少男下少女此男女之新昏怕以長女下長男此夫婦之偕老男下女則女隨女下男則男尊男尊女卑尊卑定位然後天地

日月春秋君臣父子長幼之常分正矣正則可久久則可怕故曰利貞剛上謂乾之初升而震柔下謂坤之初下而巽終則有始苟爽謂

乾氣下終復升上居四而為始坤氣上終復降下居初而為始程子謂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怕而不窮若夫夫妻反目父子相夷君臣罔終

朋友隙末皆象曰雷風怕君子以立不易方

終始變化者怕失怕之道矣

不窮立不易方者怕之節所以久而不變

初六浚怕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怕之凶始求深也

四應初理之常初求四亦理之常然不安於義命而躁於求挾陰柔之資持巽入之術相求之始不量其

交之淺深而遽深求於其上雖正亦凶何利之有蓋勢利之塗猶萬仞之淵深則沒淺則出君子疾趨而避之且恐不免而又求深可乎

賈捐之之蕪槩與為京兆以揚與之薦已於上前是也不九二悔然賈誼之說文帝京房之說孝元所謂雖正亦凶者歟

象曰九二悔亡能以中中也

以陽居陽常也九二以陽居陰非其常也宜悔而亡者二五相應皆

怕又於中道者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暮月守也三九三

月不違一善不失其推顏乎故擇中庸无抵悔仲尼皆以許之

九三

不怕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怕其德无所容也

九三躁之資然上下之間當雷風之交動而无怕者也其德无怕不可以作巫醫為卜筮難乎免於羞辱矣蓋忽欣驟忿父不能以安其子初正

終譎士不能以孚其朋如鄭明之兩從呂九四田无禽象曰久布之屢叛人誰納我宜其无所容身也

非其位安得禽也

九四以陽居陰以剛居柔非其位也然久居而獲哉揚雄久居莽賢之間官不過侍郎執戟是也金門玉堂非其時則有道者不处也顧雄欲之而不得者作易者其知推之心者耶

六五怕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夫強於婦其敵猶弱君剛於臣其敵猶柔今也五君位也六五長男

之正卦也為君則柔弱而下從九二之強臣為夫子則柔弱而下從九二之強婦以此為怕此婦人之以順為正以一字順則吉也為君

恒三十二

為夫制義自我者也而用之凶于而家
書十而固必矣其象象晉元之世乎
上六振懼凶象曰振懼

在上大无功也
也動靜者如捧盈懼其動也動者如操舟願其靜也
也動者願其靜也靜者願其動也可乎上六

居守相之出當外靜之時為在上之臣謂宜鎮以安靖之治可也今
乃挾陰邪之資若震動之極必欲振而搖之者志於要功而已聖人
探其志而折之曰大无功也巨温坊頭
之後商結桑山之師是已功焉在哉

三三 艮下 遯身小利貞象曰遯身遯而身也剛當位而應

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五口讀易至

遯其身見聖人之心乎聖心為止曰在天下而不在一身故曰遯身遯
而身也遯而身者窮於進而退於退也雖然聖人之退聖人之通天
下之窮也聖人豈粹粹然決於退哉五以剛陽當君位而與二為應
其時猶可與有行者乎二陰雖長於內然漸而未驟四陽猶盛於外
其勢猶可以小有所正而未至於大壞也乎孔子去魯而行之遲孟
子三宿出晝而猶曰速聖人之心在天下如此故曰遯之時義大矣
言其進退之時去就之義其大而未可疎也故小人之象曰天下
於一身微倖於萬一聖人之於天下亦微倖於萬一 象曰天下

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 不惡而嚴
卦之名有以象有以義地

遯義也 陰長於內四陽將消於外三變則為否也其義
為陽辟陰君子避小人故曰遯遯者退而避也退而避者豈必江海

山林然後為遯哉大遯遯於朝小遯遯於野舜遯共驩不於歷山曰
遯管蔡不於中野孔子與陽貨同國孟子與王驩同事故曰君子以

遠小人 不惡而嚴 孔子答貨曰諾吾將仕矣孟子與驩朝暮見何疾惡
之有見貨亦闕亡見驩未嘗與言行事何不嚴之有惟不惡故不害

惟嚴故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
不往

何災也 知幾則最先遯九五剛也則又剛也則又剛也則又剛也
為肥遯五為加遯四為好遯皆喜其蚤也初六柔而不能決止而不

能行又居遯之最後故為遯尾故危厲而災揚雄仕於莽蔡邕仕於
卓是已曰勿用有攸往又曰不往何災言其往之不蚤今往无
及也程子曰它卦以下為初遯欲在前故初乃為尾羣在後 六二

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六二

遯者二遯之主也四陽為我而遯者也以陰長之極居大臣之位聖
人幸其柔順中人之資不能為奸推之魁也又憂其執柔順之不堅

也則已未必能亂天下而无固志以從亂者有矣張禹從鳳孔光從
莽臣大也之宗順而无固志者黃中化牛順也執與革皆堅也堅
不可勝言矣九二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

有疾備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九二非九剛明之質也

終於危害而已此紀唐之所以媿龔勝機樂之所以媿張翰也

則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遯而誠為好遯隱而為素隱好遯者如好好色素隱者如鄉原德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九五以天德

世其將為遯而亦曰嘉遯貞吉又曰以正志何也聖人天也天不能

違時况聖乎故堯舜遯天歷伊周遯天經孔子孟遯天意是六遯者

至正者故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

也上九以剛斷之極居遯之出在无位之地處一卦之外遯之最先

疑乎此孔子不統冕而行孟子浩然有歸志之事也

三三乾上大壯利貞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

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惟正故大壯

奉天下万物莫能加不曰大乎大則奉天下不正无所事不曰正乎

以正大而可見孝者求道舍正大何適矣四陽盛強二陰微滅大者

盛則小者衰剛者動則柔者退強者長則弱者消理之自然也泰曰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上之巨力不

能有所非禮弗履之至行蓋以雷震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

曰壯于趾其孚窮也初九以剛陽之資當陽盛之時宜其可以

下而用壯此賈誼欲去絳灌南前欲圖季九二貞吉象曰九二

氏所以凶且窮也有孚者信其必然也

貞吉以中也

九二居大臣之位為衆陽之宗當大壯之時曷不奉

柔以中自守僅能自而吉者陽既壯矣壯既大矣又振而矜之豈不以過中失正而致五夫大壯之勢乎故四門穆穆之日舜無復四罪之舉四海皇皇之後周公無復三監之功至魏元忠之再相依違無所建明裴度之後節浮沈為自安計豈大壯六二之謂哉

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

用壯君子罔也

九二強之極也其強可以果於勿用不可以果於

小人如羝為畜於闢而狃於勝喜於闢故技止於一觸之勇田於勝故怒及於无心之藩然藩无心而能係角易往而難反終羸羸其角而後己羸與羸古字通也故雖貞而亦厲而沉不自乎陽處父謹夫之徒是已用罔无所用也羸其角鄭玄作羸

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輟象曰藩決不羸尚往

也

九四居近君之位得衆陽之助而能以剛居柔不用其壯此其所必身也故吉而悔亡九三觸藩而羸九四不觸而決者九三遇九

四之藩而九四之上皆陰爻也豈惟藩之決亦无羸角之憂豈惟角不羸亦有往進之喜輿之大可往而進也輟之壯尤可往而進也

十輻俱壯而輿可往四陽俱協而時可往此陸賈和調平勃以安劉滅呂之事耶程子云輟與輻同

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六五當衆陽盛強于下之時乃能使衆陽帖然而自喪者

正以柔順和易之德而調伏之也故无悔然則六五之才雖與位不相當乃所以為相當也德踰於位位踰於才故也羊即四陽也唐代宗以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

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必不長也

故亦有無觸藩之象不能退者居衆爻之上也不能遂者處一卦之窮也故无攸利然猶幸其柔也故艱則吉君子之進也指必以其退也辭止於一唯其思之詳也是以進之難也進之易則退必難矣上六之不能遂非病也不能退乃病也以陰柔之人超六位之上眷焉而不能退上不過為張華其下商鞅李斯矣艱則吉在初進之難也至於其終譬諸乘虎下則死不下亦死好進而上人者可不懼乎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第九

大壯三十四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第十



廬陵楊

廷秀

三三 坤上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豕曰晉進也明

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

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之世則天子進乎德有不巳之明下則諸

愈升愈明進乎順如地之承於日愈高下順上而不巳故上燭

下亦不已是以錫馬蕃庶而恩之者豐晝日三接而禮之者頻也君

進於明可也臣進於順可也諸侯非在廷之臣也在外之臣也在外

而不進於順則尾大而躡蹙矣坤為馬離為日日出地為晝三接下

三陰也柔進而上行謂六五也康侯天子象曰明出地上晉君

子以自昭明德 日有掩則明者瞶有掩則明者盲明出地上則

易之不還声色不殖貨利徹其掩以自昭也自昭初六晉如摧

者自用其力以莖之之謂故日出如躍昭德如躍 初六晉如摧

未受命也 此然於進退之初者不詒凶于身怡然於疑信之間者

必進則踴必退則激未見信而必其見信則諂且對必也此然而正

則躁激消怡然而裕則諂對混惟初六順而靜者能之晉如進也推

如退也罔乎未見信也楊氏以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

孟子進退有餘裕當之得之矣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

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二以柔順之德逢文

居中正以進為憂而不以進為喜若此可以得吉矣可以受燕馬

三接之大福于其君矣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柔中者也六五是也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九

下從小則若一隙入燕而羣賢至是已下二陰皆順上故曰衆允

信乎彼而其志得行矣宜其悔吝之亡也大則如二老婦周而天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四以剛狠之資超貴近之地也處羣下之上巽三陰之前以康侯則
逼乎王室如鄭莊之逼周以近廟猶乎主權如巨温之僭晉故令其夫
位而不忍釋畏乎下而恐見奪如鼯鼠然雖正亦危况不止乎貪者
將上僭於六五畏者猶下忌於三陰上僭而其進不遂以其君之明
而不可犯也下忌則其進有牽以其僚之順而從上者衆也使上暗
如二世下散如高貴鄉公九四其孰禦雖然以剛狠之強臣居逼近
之高位九四於不當之位者誰乎

六五悔亡失得勿卹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卹往有慶也

六五柔主也宜不立者也宜悔吝
宜憂卹宜非吉宜不利而聖人斷
然許之以悔亡以勿卹以往必吉必无不利又勸之以往則有慶且
夫悔則亡矣六五慶也卹則勿卹矣六五又慶也往則吉矣六五又
慶也往則无不利矣六五又慶也是四慶者心卦或得其一二已爲
卦之盛今六五柔主乃兼此四慶而有之然則主之不立者其福固
如是乎曰主德尚剛惟晉之一卦主德不尚剛曷爲晉之主德不尚
剛曰晉之主如日之出地此朝日也天下已服其明矣初出之朝日
而凍若方中之烈日天下其不早燠暵死矣乎惟柔故明而不虐燭
而不察傲而不烈大氏日中非日之盛而莫盛於朝日剛明非晉之
盛而莫盛於柔明蓋日之爲明朝則升中則傾君之爲明柔則容剛
則第六五晉之盛明之主也宜其福之盛也孰謂其柔而不立哉大

則如商高宗之不言小則如齊威王之不鳴書曰柔而立又曰高明
柔克六五以之失得勿卹謂得与失皆勿憂卹六五離也爲日爲火
雖柔猶剛也

上九云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

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上九以剛明之資進而至於首又進而至於
角剛之極也明極者必窮物剛極者必觸物
故不勝其剛而无所用之維思攻伐人而已夫明不自照而用之以
窮物剛不自攻而用之以伐人若反其剛明而有自危之心聖人尚
許其吉无咎也或按其剛明而自以爲貞固聖人知其吝未光也子
玉剛而无礼陽如父剛而干時所以敗也晉明卦也而四陰去吉悔亡
二陽厲且吝德宗以強明自任其未
有得於此乎厲者揚厲而自危也

明夷利艱貞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

外柔順必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悔其明也內難而

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易之道有時有人逢其時顯其人用之者
何如耳如明夷之時明之傷也孰傷乎明
也地掩夫日所以傷夫明也惟能掩而不傷是明夷之道也是時也
何時也紂之時也是道也孰能用之用一卦之道者文王也用一爻

之道者箕子也又王用一卦故內為離之文明我則用之以不失其
聖外為坤之柔順我則用之以服事商用是二者是故以此蒙犯姜
里之大難而約无所施其害此文王掩而不傷之道也箕子用一爻
故不推利於居易而亦利於處艱艱而利利而正蓋不晦其明則以
艱險而傷其生何利之有不正其志則以險難而傷其明何身之有
大難以天下言內難以一家言約之難大能及天下而不能及文王
小能及一家而不能及箕子此用明夷之力也然彖辭象辭同象
曰明入地中明夷易之例未有也恐此明入地中四字為衍象

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泣衆用晦而明變而不窮者易之道用而不窮

者易之人如明夷一卦川之以外險則為文王與箕子明而晦用之以居易則為進衆之君子晦而明而晦故全已晦而明故燭物故曰

推而行之有乎其人又曰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

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飛者不願不高今乃垂其翼知其不可不退也行者不能不食今乃三日不食知其不可不速也可以退則退可以速則速君子當明夷之初知其傷之者將至故決焉長往而不顧或者見議而不郵何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六二居明夷之時最不幸者也何也

是也當紂之時其伯夷三公辟居海濱之事乎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乃有文明之德此暗主所甚忌也推去者乃免於傷而六二乃居大

臣之位此昏世之所不得去也以其位之不得去故有左股之傷股

馬用壯之助也助之者壯也以其德之文明故有馬壯之拯初九九二乾

也既傷股矣非凶乎傷而獲拯非凶之吉乎當紂之時此止人于之

事也見囚者傷股也伯夷三公歸之閑天之徒脫之名為壯之拯也

柔而恭淵而懿臣罪當誅而天上聖明者順以則也則者有君人之

大德而乃有事君之小心順乎君臣之天則也故詩人歌之曰順帝

之則而仲尼今贊之曰順以則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

也詩人仲尼其見文王之順以則乎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六五當箕子六一當文王然則孰當紂乎當紂

者其上六乎上六位之高暗之極此明夷之主也非紂當之其誰當

之然則孰當九三程子以為湯武之事是也程子混而言之熒也請

明夷三下六

南而之望而應上六

獲明夷大害之首矣然且緩

其得而不疾者昭其至正也志於得其首而非志於利其得者昭其
不私也非武王伐紂之事其何事乎故恭行天罰是南狩也勝商殺
紂是大首也須臾五年是不疾也克相帝寵綏四方曷敢越志是志得也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

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上六明夷之君也六四明夷之君

佐也明夷之時有昏暗之君而无陰柔小人之佐孰與逢昏上之惡
而傷君子之明哉惟六四以陰柔之奸若近君之位是故挾左道用
非僻以中其君之慾至於深入其腹心而壞其中探得其傷害君子
之志意而肆于外於是聖賢有不免其傷者矣且暗王之與小人何
仇於聖賢而必欲傷之乎蓋上暗下明惡易以形此邪彼正勢難以
並此其理也然小人知傷君子以逢其君不知傷君子以傷其君故
得大首者九三也大首之所以見獲者非九三也六四也當紂之世
所謂六四者其飛廉惡來之事乎出門庭者出而肆于外六四坤之
初也坤

為腹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

也五君位也而聖人以箕子當之者明夷之時六五以陰居陽以柔居剛得中守止陽剛之君子也紂不足以當之當之者全其子而誰也又箕子與紂同姓之親也此孟子所謂易位之卿也箕子既有此嫌而又與微子皆疑於商家及王之制意其當時天下之望亦或以六五之德與位歸箕子欽此紂所以疑之之深所謂內難者也非為之奴以深晦其明則居艱而不利非守其貞而不同其惡則明滅而或息晦其明故全於人明不息故全於天五上六不明晦初

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

失則也上者六之至高故初登于天而四國望之以照臨上六者昏德之終極故後入于地而天下失其所法則是以既曰不明又曰晦者其其昏之辭也紂之嗣位聞見其敏材力過人其初登于天照四國之時乎及其以昏棄失德而為獨夫其後入于地而失則乎

家人利女貞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

定矣正莫易於天下而莫難於一家莫易於一家之父子兄弟而莫難於一婦一婦正一家正天下定矣故家人之卦辭曰

利女貞大哉女貞之利乎女正者女非自正也蓋有正之者孰正之
男也「女以男正男以女正父以身正身以言行前之二正在象後
順之道有平正嚴而不正獨嚴不行順而不正獨順不立故曰利女
貞曰正位曰家道正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天地之義以男女正為
大而言正位曰家道正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天地之義以男女正為
父母謂上九六四尊而在上者兄謂九三弟謂初九利女貞謂長
女離中女正位內外謂名分若呂武南面則男女易位名分亂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巽木也風
取風離日也火也今舍日取火蓋火本生於木木者火之父風還出
於火火者風之母如家人夫婦父子相生无已也物必有自出風自
火出教自家出家自身出故君子正言行以嚴身嚴身以家嚴家以
天下言必有物言而无物則欺行必有常行而无常則偽欺乎言偽
乎行而能正**初九閑有家悔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訓婦
家者无之始至子訓始輝及其志意純一而未變也初九處家人之始初而用
剛陽之嚴治有防閑之遠慮一日之正終身之正也何悔之有此舜
之刑于一女文之刑于寡妻也魯相公唐高宗反是**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
二之吉順以巽也

二之吉順以巽也 婦无遂事必有尊也言有夫也婦哉饋祀必
有敬也言有先也婦而遂事則替則家不
為狂之禍六二以柔順之令德宅閨內之正位退然行攸遂以享其
夫幼然羞饋祀以事所職正孰大焉吉孰樂焉故聖人贊而亨之曰
順以巽也巽也巽則安而不僭巽則卑而不傲此二女之事舜大姒之事
也反是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
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正家之道波勝則勝和
也嗃嗃而笑和勝也然嚴勝者雖悔厲而終吉故聖人勸之以夫夫
和勝者雖悅擇而終吝故聖人戒之以失節九三剛而過中嚴勝者
也正家之道聖人取焉自九五上九而降九三亦家人之長也其一
家之兄教周公之誅管蔡訓康叔得嗃嗃之義矣莊公之於段文帝
之於長景帝之於**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武其嗃嗃者教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善富家者不宝珠玉而以父慈子孝為珠玉不豐粟帛而以夫義婦
聽為粟帛故六四之富而吉吉而大聖人釋之曰六四之富非以富
而富也父子夫婦各順其位而不相踰越是謂富矣易之富家即記
之家那也六四以柔巽而居下卦之上上卦之內其家人之母故思

齊太任是已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

愛也 上家在政睦家在德正人在法感人在心使我止人易使我愛人難使我愛人易使人愛我難使人愛我易使人愛我難使人愛我

非以德時之以心感之安能使之交相愛乎九五以乾德之剛明居巽位之中正為天下國家之至尊而愛心感入巽而入之此所以感

假其家人以及天下莫不人人交相愛勿憂天下之不憂而自吉也以文王為君以太妣為妃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武王為子以

邑姜為婦其不交相愛乎故詩人歌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交相愛也仲左頌之曰无憂者其惟文王此勿恤吉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加之吉反身之謂也 人能不以惡於

子者事父則天下皆彈人能不以檢於妃者如已則天下皆文王誠意中充則德教外孚也上九以過剛之威而嚴其家未至也以嚴家

之檢而誠其身斯至矣此其所以成家人少家而享正家之吉也九五君也上九居君之上其文王之王季故周家之正有刑于太

妣者有刑于文王者九乾剛故威上巽極故孚孚者誠乎身

三三 睽小事吉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

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

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

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易通則窮窮則

散也離之火兌之水燥濕俱動而異就物之散也離仲女兌季女仲

季同鞠而殊離人之散也物聚則朋散則孤孤矣焉得而不窮然睽

孤而小事吉何也散不可聚睽不可合凶不可吉則无為貴易矣兌

之說麗乎離之明是合睽也六五進而上行是合睽也六五得中而

應乎九二是合睽也故曰易窮則通合睽之道又有大者天地之判

而合男女之別而耦萬物之分而聚非合睽之大乎故仲尼贊之曰

睽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同道

故曰易窮則通 而異趨夷惠同聖而異行未足為同而異也孔子一孔子而齊魯之

去異澤速孟子一孟子而今昔之觀異綽受此同而異也乃一人自

必好同而惡異乎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

咎象曰見惡人以避咎也 此聖人合初九九四之睽也善合睽

者与其亟也寧舒与其褊也寧宏蓋

睽三十八

初九之與九四下異趣而相叛水火異情而相賊惟相叛故初九動而下固不與九四而為徒九四動而上亦舍初九而不與俱波舍我而去故有後馬之象初九能聽其去而勿逐須其定而自復是又海亡此合睽以舒不以亟之道也相如之感廉頗子儀之安光弼是也惟相賊故九四之火值初九之水則熄初九之水值九四之火則涸彼爻我而我涸故有惡人之象且水在火上則涸今火在水上亦能涸初九何也蓋水火相遭有自下涸上者鼎釜是也有自上涸下者實水於中而盛之以上覆下承之器環之以上下四方之火是也又離日也常暘能焦大澤者也初九之於惡人能不以避為避而以見為避是以九各此合睽以宏不以偏之道也子見南子子見解子敖陳寔乎張讓是也若非避各平惡人則天所事於見惡人孔子不見陽貨是也且初九剛也而能舒且宏何也說故也初與四借乾休而九四故為見惡人水在火下故為避各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此聖人合九二六五之睽也睽之諸爻皆睽之睽惟九二六五之睽也睽之

之合故遇主于巷曷謂巷詩曰誕寘之隘巷傳曰行及冢中一與一誰能懼我冢亦狹道巷者道路之至隘也曷謂遇傳曰不期而會曰遇遇者邂逅之適然也今有二人而東西行者適相遇於隘巷之中趾之外無餘地路之外無它岐雖欲逃之猶將遭之雖欲隔之猶將

覲之是其遭也孰得而並是其覲也孰得而分乎一與一故也今諸爻皆不遇六五而九二剛正之大臣乃得遇六五實柔之明主六五皆不應諸爻而乃應九二此應之專而莫之分遇之獨而莫之並者故曰得中而應乎剛又曰遇主于巷君臣之相遇如此而止曰无咎何也有三不幸也當睽之時一也主弱二也諸爻皆睽而寡助三也其平于晉又侯之事乎此所謂小事吉也不然高宗得一傳說武宗得一德裕无咎而已乎未失六二見輿曳其牛掣其人

天自剽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

剛也此聖人合六三上九之睽也且六二之與上九正應也曷嘗睽而不合哉睽之者九二九四也我欲行而合上九則九二牽我

輿於後我欲進而遇九則九四掣我牛於前六二以柔居剛性柔而必進彼在我上其傷我必矣天言上剽言傷也然六二以柔順之德和說之極而居二陽之間如重險之位不安而德足以調伏於二剛又遇上九之應力主之於上故睽於初而合於終也子產相鄭之初駟良方爭南晉相攻子產謂子皮曰國小族大不可為也有欲攻子產者有欲殺子產者而子產能焚誘書賂伯石以和柔調伏之子皮子太叔又力主之鄭遂以治得六三之義矣六三坤體為牛為

輿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

也睽者乖之極孤者睽之極九四以獨陽處二陰之間孤立而无与也危厲之不暇乃能无咎此已幸矣又得行其志以合天下之睽何

也与在下之善士如初九之同德相遇以誠相交以信是故孤者明睽者合何志之不可行何難之不可濟哉奉朝皆武氏之臣而狄仁

傑以一身徇唐非孤立於睽離之山乎乃下為洛州司馬張柬之薦

東之而五東之合与仁傑亦六周復為唐仁傑之志行矣豈惟无

咎又何厲矣元夫善士也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

往有慶也創鉅者其愈遲傷淺者其合易天下睽離之時此亦創鉅痛深之病也六五乃以陰柔之資而君之宜其悔自

其各宜其合睽之難也今也乃能合天下之睽如傷肌之淺而合之

之易者何也得九二陽剛之宗臣以佐之之力也是以悔亡是以何咎是以有慶大哉往乎有其人雖弱君且能合天下之離而况得剛

明之君乎程子以成王周公劉禪孔明當之得之矣噬膚傷之淺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

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則吉群疑亡也上九有六

三以為正

應非孤也而云睽孤者居離明之極過於明也過於明故過於疑過於疑故无往而不疑見豕負塗疑其穢已載鬼一車又疑其崇已先

張之弧疑其為寇而害已後說之弧又疑其可親而共害也疑心牽起而若不可解者為六若安得而近之此上九之所以孤也然推

天下之至明為能生天下之至疑非天下之至明亦不能釋天下之

至疑其初雜然而疑其終渙然而釋以上九之至陽遇六二之至陰

陰陽相和而為兩則羣疑釋然而俱亡矣當其善疑也以善德宗之

於蕭復姜公輔及其疑之亡也又似成王之於周公要之皆不及昭

帝之於霍光先王之於孔明矣先張之弧後說之弧以畫卦之象言也解在下繫蓋取諸睽章

張先生校正揚寶學子易傳卷之十

張先生校正揚寶學易傳卷第十一

廬陵楊 魚 廷秀

三 艮下 賽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象曰賽難

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賽利西南往得中也

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

正邦也賽之時用大矣哉 外賽之道一曰靜曰動濟賽之道

能止可謂智矣此處險以靜也靜而審則動而濟非終止也靜而終

止是坐撤舟而不求涉者也動而不審是暴虎馮河者也往而得中

此濟險以動也坤位西南平夷之地也求平易而利者往焉不曰擇

乎良位東北坎位正北皆峻阻之地也逢峻阻而不利則止焉不曰

避乎天下无大事也天下有大事不有大人往必无功不曰才乎有

大才以經天下无大止以正天下雖得之必失之不曰德乎賽之時

非小難之時賽之人非小才小德之所 象曰山上有水賽君

子以反身修德 險之世非德不免非德不濟反身修德以俟之

而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初逢難之始

下而天位不幸而幸也往而進則必罹其殃來而退則猶保其善宜

靜退以待時之平而已獲善於亂世不若无善之安也然名可得聞

身不可得而見也此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

蹇終无尤也 初上三四聖人皆不許其往惟六二九五无不許其

君之正位君臣復不往以濟難而誰當往乎蹇蹇者多難而非一難

也大臣犯天下之多難而捐軀以求濟何尤之有然則以六一之匪

躬而不聞濟難非尤乎曰捐軀在志濟難在才六一陰柔短於才也

聖人不尤之者嘉其志而恕其才也程子以李固周顛當之得之矣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九三以剛陽

之極逢坎險於前欲往而濟難也而聖人止之曰往進則必蹇來

歸則眾喜何也二與上為應而六陰柔不能主三以其濟也此劉

瑜陳蕃勸竇武速斷大計而武不從之事也 六四往蹇來連象

二子往而不反其濟否何如也內一陰也

六四往蹇來連象

六四往蹇來連象

六四往蹇來連象

六四往蹇來連象

六四往蹇來連象

六四往蹇來連象

六四往蹇來連象

六四往蹇來連象

六四往蹇來連象

六四往蹇來連象

六四往蹇來連象

六四往蹇來連象

六四往蹇來連象

六四往蹇來連象

六四往蹇來連象

六四往蹇來連象

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初六无位九二无援其不可往固也六四近君而當位又不可往然則蹇

終不可濟乎四居上卦之下當坎險之初乃以陰柔之資應之往則上入於坎陷之中來則下接於无位之初六進則无才退則无才其實不可強也不量其无才无才之實而抱虛以進以求濟大難祗以益難耳此公果与孫孫接連以伐季氏而昭公出訓与注接連以去官寺而唐室乱之事也可輕往乎連者接也實者量其實也

來以中節也

九五以剛陽中正之君當天下大難之山而得六二朋來之助宜其濟難无疑也然僅能施其中止之節

者君剛而臣柔也上不過為晉明帝唐宣宗下則高貴卿公皇泰主而已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

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上六

以陰柔之資居蹇難之極是安能濟蹇哉故往則蹇益其退則其吉乃大碩言大吉也蓋能一退內則有九二剛陽之助貴則有九五大人君之見是以吉且利也然象言利見大人往有功也而五爻終无濟難之功上六利見大人矣亦无濟難之功何也大人上下之達無如言行不必信果如正已而物正如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皆曰大人豈皆指君上而言哉上六利見大人謂九五也上六有剛陽中正之大

人以為君而九五无剛陽中正之大人以為佐則見上六利見大人而九五未嘗利見大人也初上三四或以无才或以无援皆不可往則九五所持以自助者六二之大臣而已而二復陰柔而短於才則非所謂剛陽中正之大人也誰与成濟難之大功乎象之言蓋歎九五之无助也歎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象曰

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

吉无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

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天下有難常過於為天下

无難常不及為過於為則擾不及為則愉蹇至解則難散矣如西南之坤安而靜矣害已除而无所往故宜來復而不可以過於為高帝已定天下而復伐匈奴過於為也利未與而有攸往故宜夙為而不可以不及為高帝幸於苟安安於泰陋而不求復二帝三王之法度不及為也當解之時聖人其喜之時也如冬閉之久而忽逢春生天地之疑者散雷雨之靜者作万物之勾者達大哉解之時乎喜哉解之

時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天地與物為新故雷雨作君子與民為新故赦宥行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六當患難解散之初以柔道處剛位適剛柔之宜得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多難師散有收往夙吉九二以陽剛之

則宜何先莫急於紀綱而又有急於紀綱莫先於法度而又有先於法度

去小人是也霍光上官並受武之託丙魏恭顯雜居宣之朝則是无難多

難之始也故當解之世九二欲其獲狐六二戒其致寇九四欲其解拇六

五欲其退小入上六欲其射隼一卦六爻而去小入者居其五然則召天

下之多難者果誰乎君人者亦何利於天下之多難而何樂於近小入以

陳君子哉狐者小人之妖恭顯是也拇者小人之賤通婚是也隼者小入

之鸞憲異是也負乘者小人之僭莽卓是也一卦之中聖人五致意焉其

防難也不為不詳矣三孤三陰也一卦四陰而指其三者不指六五君位

也田者力而取之也矢者我直則壯也黃者中而不過也去小入而不力

雖去必來去小入而不直雖行必格去小入而不中雖甚必亂二者其矣

又能貞固以守之則言矣不然鄭朋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得以入望之封倫得以入太宗矣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寇又誰咎也六三以陰柔

極而位乎大臣之上是何異於市井負販之小入一曰乘公卿大夫

之路車乘馬以行於大達乎此竊位僭上之甚者也孰不差薄而醜

之雖自猶否况不貞乎其致寇也必矣致寇者六三也寇至而受其

難者不挂六三也趙高借秦以致勝廣勝廣至而高與秦借二趙忠

張讓擅漢以致董卓卓至而二豎與漢俱滅斯奪九四解而拇

之六三誰咎也解之君臣其免盜乎可不懼也哉

天地與物為新故雷雨作

君子與民為新故赦宥行

六當患難解散之初以柔

道處剛位適剛柔之宜得

多難師散有收往夙吉九二

以陽剛之

則宜何先莫急於紀綱而

又有急於紀綱莫先於法度

而又有先於法度

去小人是也霍光上官並受

武之託丙魏恭顯雜居宣之

朝則是无難多

難之始也故當解之世九二

欲其獲狐六二戒其致寇九

四欲其解拇六

五欲其退小入上六欲其射

隼一卦六爻而去小入者居

其五然則召天

下之多難者果誰乎君人者

亦何利於天下之多難而何

樂於近小入以

陳君子哉狐者小人之妖恭顯是也拇者小人之賤通婚是也隼者小入之鸞憲異是也負乘者小人之僭莽卓是也一卦之中聖人五致意焉其防難也不為不詳矣三孤三陰也一卦四陰而指其三者不指六五君位也田者力而取之也矢者我直則壯也黃者中而不過也去小入而不力雖去必來去小入而不直雖行必格去小入而不中雖甚必亂二者其矣又能貞固以守之則言矣不然鄭朋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得以入望之封倫得以入太宗矣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則宜何先莫急於紀綱而又有急於紀綱莫先於法度而又有先於法度

去小人是也霍光上官並受武之託丙魏恭顯雜居宣之朝則是无難多

難之始也故當解之世九二欲其獲狐六二戒其致寇九四欲其解拇六

五欲其退小入上六欲其射隼一卦六爻而去小入者居其五然則召天

下之多難者果誰乎君人者亦何利於天下之多難而何樂於近小入以

陳君子哉狐者小人之妖恭顯是也拇者小人之賤通婚是也隼者小入

之鸞憲異是也負乘者小人之僭莽卓是也一卦之中聖人五致意焉其

防難也不為不詳矣三孤三陰也一卦四陰而指其三者不指六五君位

也田者力而取之也矢者我直則壯也黃者中而不過也去小入而不力

雖去必來去小入而不直雖行必格去小入而不中雖甚必亂二者其矣

又能貞固以守之則言矣不然鄭朋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得以入望之封倫得以入太宗矣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寇又誰咎也

極而位乎大臣之上是何異於市井負販之小入一曰乘公卿大夫

之路車乘馬以行於大達乎此竊位僭上之甚者也孰不差薄而醜

之雖自猶否况不貞乎其致寇也必矣致寇者六三也寇至而受其

難者不挂六三也趙高借秦以致勝廣勝廣至而高與秦借二趙忠

張讓擅漢以致董卓卓至而二豎與漢俱滅斯奪九四解而拇

之六三誰咎也解之君臣其免盜乎可不懼也哉

天地與物為新故雷雨作

君子與民為新故赦宥行

六當患難解散之初以柔

道處剛位適剛柔之宜得

多難師散有收往夙吉九二

以陽剛之

則宜何先莫急於紀綱而

又有急於紀綱莫先於法度

而又有先於法度

去小人是也霍光上官並受

武之託丙魏恭顯雜居宣之

朝則是无難多

難之始也故當解之世九二

欲其獲狐六二戒其致寇九

四欲其解拇六

五欲其退小入上六欲其射

隼一卦六爻而去小入者居

其五然則召天

下之多難者果誰乎君人者

亦何利於天下之多難而何

樂於近小入以

陳君子哉狐者小人之妖恭顯是也拇者小人之賤通婚是也隼者小入之鸞憲異是也負乘者小人之僭莽卓是也一卦之中聖人五致意焉其防難也不為不詳矣三孤三陰也一卦四陰而指其三者不指六五君位也田者力而取之也矢者我直則壯也黃者中而不過也去小入而不力雖去必來去小入而不直雖行必格去小入而不中雖甚必亂二者其矣又能貞固以守之則言矣不然鄭朋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得以入望之封倫得以入太宗矣

君子維有解吉言解之吉者維用君子一事而已上六公用射

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隼六三也高墉六三之負乘而竊高也射而獲之者上六也公

者大百之稱即上六也六三之悖亂遇上六射而獲之則天下之悖

亂渙然解散而无餘矣此解之

終也其周公歸自東山之時乎

三兌下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

可用享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

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

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之為卦以澤之深益山

以乾之上九降而為六三以坤之六三升而為上九此損剛益柔之

義也然損之道有損者以從儉者有損不善以從善者有損已以益

人者有損已而取人之益者有損之損者有損之益者有不損之損

者其損七其所以損者一也二簋可享損者以從儉也大象之懲忿

窒欲六四之損其疾此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九之益六四九二之益

六五六三之益上九此損已以益人也六五之虛已以從諸文之益

此損已而取人之益也初九以已益人而又酌損此損之損也六三

以一之損而得友六五為損之主而得益此損之益也九二上九

之弗損此不損之損也故曰其損七然知損而不知其所以損則損

者為也漢文却千里馬而終之以儉得其所以損也晉武焚雉頭裘

而終之以奢不得其所以損也曷謂所以損曰誠是也文王曰損有

孚仲尼又曰損而有孚言損之不可不誠也故曰所以損者一然損

下益上是利下以厚上也損剛益柔是消君子而長小人也可乎曰

非是之謂也損下益上者不于其貨于其德損剛益柔者不于其道

于其政記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此損下益上之義

也傳曰政猛則施之以寬又曰寬以濟猛此損剛益柔之義也聖人

之言豈一端而已哉然聖人之所謂損不出於聖人之意而出於天

下之時聖人何容心焉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禮故曰二簋應

有時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故曰損剛益柔有時不然凶歲不祭肺

施之豐年則隘平國用中典施之亂國則弛故曰損益盈虛與時偕

行卦形頂踵實而腹虛有二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

窒欲

此所謂損不善以益其善也觀兌之說君子得之以懲其忿觀

艮之止君子得之以窒其欲人之性如山之靜如澤之清其

損學一

器上覆下承之象故曰一簋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

窒欲

此所謂損不善以益其善也觀兌之說君子得之以懲其忿觀

艮之止君子得之以窒其欲人之性如山之靜如澤之清其

損學一

忿也或觸之其欲也或誘之宜其性哉深戒其觸之初九已事

端通開其誘之之際損之又損則忿欲銷而初九已事

上之事也六四以陰柔而居上非初九陽剛之賢應而助之而誰也

然必應之而不有其應之之迹助之而不居其助之功損之損善

之善者也故事已則速去之又從而挹損之則可以无咎而上合六

四之志矣魯連却秦而解其封四皓安漢而不居其位庶幾初九之

義矣若至於宣帝之背負三刺宣宗之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

毛髮洒然然後去則无及矣况不去乎

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此損下益上而有損之損

五陰柔之君此所以益於君也然以允說之資而濟剛陽之德此非

所以為中正也若復損其剛則流於不正不中之域矣故戒之以利

貞戒之以征凶戒之以中以為志皆使之不得損其剛也不損其剛

斯足以益其君矣故曰弗損益之魏元忠再相而變其公清裴度晚

節而安於浮沉皆損其剛者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征凶謂行之以允說則凶也

行則得其交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此六三損下益上之事

之益之辭也天下之理消與長聚門損與益同根六三本乾三之陽

也與初九九二三陽同行者也而六三獨損而為陰所謂三人行則

損一人也聖人則尉存之曰爾謂天下有損而不益者乎允三爻而

六三一陰則所謂一人行矣一人行必得其友而不孤故上九應之

是得其交也六三在下能損已以益上九在上亦降心以交六

三君臣相得咸有一德而莫或貳之者此舜得堯之事也孝於父母

初九已事

過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過往尚合志也此損下以益

人損下以益

上之事也六四以陰柔而居上非初九陽剛之賢應而助之而誰也

然必應之而不有其應之之迹助之而不居其助之功損之損善

之善者也故事已則速去之又從而挹損之則可以无咎而上合六

四之志矣魯連却秦而解其封四皓安漢而不居其位庶幾初九之

義矣若至於宣帝之背負三刺宣宗之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

毛髮洒然然後去則无及矣况不去乎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

五陰柔之君此所以益於君也然以允說之資而濟剛陽之德此非

所以為中正也若復損其剛則流於不正不中之域矣故戒之以利

貞戒之以征凶戒之以中以為志皆使之不得損其剛也不損其剛

斯足以益其君矣故曰弗損益之魏元忠再相而變其公清裴度晚

節而安於浮沉皆損其剛者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

行則得其交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此六三損下益上之事

之益之辭也天下之理消與長聚門損與益同根六三本乾三之陽

也與初九九二三陽同行者也而六三獨損而為陰所謂三人行則

損一人也聖人則尉存之曰爾謂天下有損而不益者乎允三爻而

六三一陰則所謂一人行矣一人行必得其友而不孤故上九應之

是得其交也六三在下能損已以益上九在上亦降心以交六

初九已事

過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過往尚合志也此損下以益

人損下以益

上之事也六四以陰柔而居上非初九陽剛之賢應而助之而誰也

然必應之而不有其應之之迹助之而不居其助之功損之損善

之善者也故事已則速去之又從而挹損之則可以无咎而上合六

四之志矣魯連却秦而解其封四皓安漢而不居其位庶幾初九之

義矣若至於宣帝之背負三刺宣宗之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

毛髮洒然然後去則无及矣况不去乎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

五陰柔之君此所以益於君也然以允說之資而濟剛陽之德此非

所以為中正也若復損其剛則流於不正不中之域矣故戒之以利

貞戒之以征凶戒之以中以為志皆使之不得損其剛也不損其剛

斯足以益其君矣故曰弗損益之魏元忠再相而變其公清裴度晚

節而安於浮沉皆損其剛者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

行則得其交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此六三損下益上之事

之益之辭也天下之理消與長聚門損與益同根六三本乾三之陽

也與初九九二三陽同行者也而六三獨損而為陰所謂三人行則

損一人也聖人則尉存之曰爾謂天下有損而不益者乎允三爻而

六三一陰則所謂一人行矣一人行必得其友而不孤故上九應之

是得其交也六三在下能損已以益上九在上亦降心以交六

初九已事

過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過往尚合志也此損下以益

人損下以益

上之事也六四以陰柔而居上非初九陽剛之賢應而助之而誰也

然必應之而不有其應之之迹助之而不居其助之功損之損善

之善者也故事已則速去之又從而挹損之則可以无咎而上合六

四之志矣魯連却秦而解其封四皓安漢而不居其位庶幾初九之

義矣若至於宣帝之背負三刺宣宗之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

毛髮洒然然後去則无及矣况不去乎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

五陰柔之君此所以益於君也然以允說之資而濟剛陽之德此非

所以為中正也若復損其剛則流於不正不中之域矣故戒之以利

貞戒之以征凶戒之以中以為志皆使之不得損其剛也不損其剛

斯足以益其君矣故曰弗損益之魏元忠再相而變其公清裴度晚

節而安於浮沉皆損其剛者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

行則得其交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此六三損下益上之事

之益之辭也天下之理消與長聚門損與益同根六三本乾三之陽

也與初九九二三陽同行者也而六三獨損而為陰所謂三人行則

損一人也聖人則尉存之曰爾謂天下有損而不益者乎允三爻而

六三一陰則所謂一人行矣一人行必得其友而不孤故上九應之

是得其交也六三在下能損已以益上九在上亦降心以交六

初九已事

過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過往尚合志也此損下以益

人損下以益

上之事也六四以陰柔而居上非初九陽剛之賢應而助之而誰也

然必應之而不有其應之之迹助之而不居其助之功損之損善

之善者也故事已則速去之又從而挹損之則可以无咎而上合六

四之志矣魯連却秦而解其封四皓安漢而不居其位庶幾初九之

義矣若至於宣帝之背負三刺宣宗之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

毛髮洒然然後去則无及矣况不去乎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

五陰柔之君此所以益於君也然以允說之資而濟剛陽之德此非

所以為中正也若復損其剛則流於不正不中之域矣故戒之以利

貞戒之以征凶戒之以中以為志皆使之不得損其剛也不損其剛

斯足以益其君矣故曰弗損益之魏元忠再相而變其公清裴度晚

節而安於浮沉皆損其剛者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

行則得其交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此六三損下益上之事

之益之辭也天下之理消與長聚門損與益同根六三本乾三之陽

也與初九九二三陽同行者也而六三獨損而為陰所謂三人行則

損一人也聖人則尉存之曰爾謂天下有損而不益者乎允三爻而

六三一陰則所謂一人行矣一人行必得其友而不孤故上九應之

是得其交也六三在下能損已以益上九在上亦降心以交六

初九已事

過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過往尚合志也此損下以益

人損下以益

上之事也六四以陰柔而居上非初九陽剛之賢應而助之而誰也

然必應之而不有其應之之迹助之而不居其助之功損之損善

之善者也故事已則速去之又從而挹損之則可以无咎而上合六

四之志矣魯連却秦而解其封四皓安漢而不居其位庶幾初九之

義矣若至於宣帝之背負三刺宣宗之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

毛髮洒然然後去則无及矣况不去乎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

五陰柔之君此所以益於君也然以允說之資而濟剛陽之德此非

所以為中正也若復損其剛則流於不正不中之域矣故戒之以利

貞戒之以征凶戒之以中以為志皆使之不得損其剛也不損其剛

斯足以益其君矣故曰弗損益之魏元忠再相而變其公清裴度晚

節而安於浮沉皆損其剛者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

行則得其交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此六三損下益上之事

之益之辭也天下之理消與長聚門損與益同根六三本乾三之陽

也與初九九二三陽同行者也而六三獨損而為陰所謂三人行則

損一人也聖人則尉存之曰爾謂天下有損而不益者乎允三爻而

六三一陰則所謂一人行矣一人行必得其友而不孤故上九應之

是得其交也六三在下能損已以益上九在上亦降心以交六

損平

損其疾而室欲然曰亦可喜者亦之為言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

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此聖人贊六五之損已從人有損中之益

之盛德也六五以山嶽配天之德宅大中至正之位為損卦之君而其中空洞寬廣謙柔挹損以從在下之羣賢天下之有善者所以皆

統而顯增益其高大也或益之者或之為言非一人可指之謂也一以益之十人朋而從之龜茲亦皆從而弗違之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此其所以為大吉而自天祐之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

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此聖人贊上九不損之損

之盛德也上九居損之終位艮之極居損之終則必變之以不損位良之極則必止之以不損當節損之世下皆損已以益其上上又能

不損其下以益其下宜其无咎宜其正吉宜其利有攸往宜其得臣无家无往而不得志也故曰大得志也大禹菲食而天下无飢民丈

王甲服而天下无凍老漢文集畫囊罷露臺而天下有煙火万里之富寔皆損之上九也得臣謂得天下臣民之心无家謂无自私其家之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象曰莫無損上益下民說

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

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之為道以損人者施諸已則約而豐以

豐且聚乎以卑人者施諸已則卑而不可踰以尊已者施諸人則謙

而尊其道大光不曰不可踰而尊乎得此道者是惟无動動罔不利矣是故天下无事則下令如流水事焉往而不行故曰利有攸往天

下有事則涉險如夷徐難何向而不濟故曰利涉大川事必行而難必濟夫豈吾一人獨能之乎其行也或先之其濟也或左右之何也

道光而民悅故也何也損已而益人卑已而尊人故也聖人以此道而示人至矣猶曰未也又曰何以動而罔不利乎卑巽以動故也僑

以動者動必阻巽以動者動必進故曰益動而巽日進无疆豈惟人哉天地且然天氣降而推諸地然後地氣騰而生夫物天且損上而

益下自上而下而沉於人乎故夫益人之道非人為也與天時偕行而已矣推聖人以已益人推聖人以天益已大哉益乎乾之四在

上乃損陽而為陰坤之初在下乃益陰而為陽此卦之損上益下也乾之初九在上乃益坤之初六於已上而巳下之此卦之自上下下也震能動巽能巽故為益動而巽初九為天施六四為地生中謂九

五正謂六二小道謂震巽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

過則改

風與雷相資而相益程子言之尺矣君子卦之以風之長

有過則改風以長之則益一善而為萬善審以威之則損不善以益

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初九利用

大才不可以任益天下之大事不有益天下之大德不可御益天下

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此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

益之六二亦云比日致柔虛中自損有受之益也然六五曰二吉而六

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三柔艱也然居下之上知剛之任據動

而益之果於益而忘其專也故聖人戒之不一而足曰用凶事无咎

益聖二

若道缺入于昔陽以叛天王狩于河陽是也聖人之不懼乎
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則又寬其四而嚴其一矣若曰惟凶事則固
有是幸不然則否然則有可以益天下之事君子皆坐視而不為乎
曰益之而益則奚而不可為益之而損則奚而可為故陳賈之益美
訓注之益唐茲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
益也不如其已

公從以益志也

六四以柔居柔又巽之下以順居卑必進之於
中乃可有行也然柔順之極者揣不能以自行

必告於公上而見從乃可行焉弱不能以自立必舍其故國而用
乃可立焉力不能以自迂必得其與國以相依乃可迂焉故周
晉鄭邢迂依齊許迂依楚皆弱故也若盤庚之迂亳高祖之迂長安
光武之迂洛何依人之有以益志者六四非无益人之志才不足耳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

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九五以剛陽之才中正之德居
益之時為益之君惠萌於心天

下不問而蒙其益之吉益被於人天下信之而懷其德之惠九五何
道而臻此哉有至誠益人之心故也有孚惠心上之誠也有孚惠我
德下之信也上下交孚而九五之志得矣二帝三王至矣以仁率天
下而民從之成康之景其庶乎損之六五言益而不言損損之至也

益之九五言惠而不言益益之盛也程子云陽寔在
中有孚之象主輔嗣云益莫大於信惠莫大於心

上九莫益之

或擊之立心勿怵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

來也

以善益已已益而人不損以利益己人損而已不益上九居
益之極位益之亢而剛以上人此非以善益己也利而已利

之所任可均而不可偏上九不均之以益人而偏之以益已偏之以
益已而爭之者至矣故人皆莫肯益之豈惟莫肯益之有擊而奪之
者矣推其立心之偏利而不知均利之常理此其所
以凶自外來也由不偏外敢來乎鹿臺耶鳩是已

張先生校正揚寶學易傳卷之十一

益四十二

張先生校正揚寶學易傳卷之十二

廬陵楊 孟廷秀

三 乾下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

攸往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

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先也告自邑不利即戎

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夬以五陽而決去一陰

人此舜與十六相去四凶用公與十夫去三監之時也宜其甚易而

無難矣而聖人於此有懼心焉謂勿專倚乾之健必濟以兌之說然

後小人可以決去而天下國家可以和平而無傷也古者孰有不以

存小人而傷君子不以去小人而傷國哉漢之去宦官以袁紹而漢

亡亦以紹唐之去宦官以崔昌遐而唐亡亦以昌遐去小人可易言

哉故以其有乘五剛之大罪我是以告其罪而揚之於王庭以其有

不可忽之危機我是以信其令而警之以惕厲以其有不可恃之剛

武我是以告其從以尚武之必窮以其有一陰之猶存我是以勉其

往以必至於純乾而乃終夫揚庭之未既揚厲之已至乃有勇中之

扶健而說決而和也尚武之方戒利往之復進又有法中之勇說而

健和而決也聖人之去小人豈一端而足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

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卑則鍾而聚高則潰而決澤上於

及物之象故不專利於已而必施之以及下觀其高而必潰 初九

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初九陽壯之

之下趾之象也而決然行乎四陽之先前趾之象也倚一陽之壯而

不待四陽之長銳於行而躁於往欲以孤力而決去小人一小人雖

微矣其易勝乎勝在往先者勝在往勝先者負況不勝在往先者乎

趙盾宋義排項羽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

恤得中道也 九二以剛陽之才當夬決之時得大臣之位遇同德

其剛得中而戒於過雖與四陽之盛而決一陰之衰乃惕然若臨大

傑從容存唐之事也不然无仁傑之志而竊仁傑之迹則為張禹孔光胡廣趙戒博養時賊矣莫夜句絕 九三壯子

頗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

夬夬終无咎也 壯于頄王輔嗣謂上六是也頄者頄之骨也躄

內為上六一小人之助也小人之謀而君子之家也雖然不可疾

而可曉也聖又曉之來也九三取凶在汲取无咎亦在汲汲君子

徒也舍君子從小人也獨行遇雨是從小人也君子夬夬是君子

于頄是從君子也居下而壯乎上處陽而應乎陰壯于頄之象

乎舍羣陽而不与之同志應一陰而任已以獨行不惟應之又與之

和同若陰陽之和而雨焉非獨行遇雨之象乎棄同而即異叛正而

附邪天小其孰能說之此其所以凶也故曷不決而又決以絕上六

之交汝曷不決而又決以協羣陽之志夬夬者決而又決也若濡者

若上六之濡已而汙已也有愠者以上六為羞惡而愠見也去汙以

自潔舍故以自新天下孰不與之此其所以无咎也段紀明助鬮尹

而善忠烈壯于頄而獨行遇雨者也温太真舍王夔仲而歸朝廷君

子夬夬而若濡有愠者也為九三者其亦謹所擇以從聖人之曉已

哉九三與九四比日有君子小人兩從之嫌而九三獨无咎者九四聞

言不信而九三君子夬夬也何也 九四賢无膚其行次且牽

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

聰不明也 夬為羊九四兌之初也賢下躄九四兌之下也羊者性

決去一陰今乃不然九則陽之質四則陰之位以陽處陰以剛居柔

於是百鍊為繞指夬決為不斷矣欲止而不進三陽自之於後而見

傷是以有賢无膚之象欲進而止則不當剛決之位而弗果是以

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夬陸草之脆夬夬決之強中

如拔其陸之草不帶也而何至頄吾君夬夬之極力哉既決之極力

而不遺餘力矣而反行之以中而又僅能无咎而又有未決為光大

之憾何也易中有難夬中有牽故也一陰易去而去之何難強君易

夬中三

決而決之矣。幸口惟小人易近而難遠，非難遠也。近之則難遠也，近則寵寵則尊尊，則借借則強強，則難遠。李輔國者，其初一家奴，而其晚号尚父，貫盈罪大而代宗不敢顯戮之，至借盜以竊其首，焉殺之者。夫夫也，遣盜者中行也，誅一小人而无变者，无咎也。然陰竊殺之，而不明正邦刑，亦可羞矣。是足為光大夫乎？九五其初近上六，而其終不得不去。上六上六，恃寵而上，其君矣，可得而去乎？九五忍恥而以中道去之，幸於无咎，變而已矣。何光。上六無號終有凶象曰：大之有程子云：竟陸馬齒也。故至脆。

無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夫之上六見聖人之仁心如天之大也，曷為男小人也。小人亦受中於天，与我同類者也。特不能克其利心，以復其良心。尔上六以一陰而乘五陽之上，自以為為得矣，不知五陽長而已必消，及其消云而後號咷也。聖人曰：汝至於此，其勿號咷乎。其終有凶而不可長也。乎庶其未至於此者，尤可有改乎。詩曰：罔其泣矣，何嗟及矣。其夫之上六乎。李斯父子潘岳友朋臨刑之時，正如此尔。

三三 巽下 姤女壯勿用取女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豕孚，跛躅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豕孚，跛躅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豕孚，跛躅也。

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陰陽之相為消長，如循環然。剝而一陽生，夫者陰之消，然夫極為姤，不旋踵而一陰生，當一陽之生也。聖人未敢為君子而喜，必曰：朋來无咎。言一陽未易勝五陰也。當一陰之生也，聖人已為君子而憂，慮曰：女壯，言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既曰：女壯，又曰：勿用，取女，申戒五陽以勿輕一陰之微，而親暱之也。遠之且不免，而兄親暱之若同室之人乎。此聖人所深憂也。文王之卦，辭云：尔而仲，左釋之曰：姤遇也。柔遇剛也。言五剛不幸而與一柔相遇也。一陰方壯，而五陽遇之，其勢豈可久長哉。壯而不已，必至於剝也。姤遇之時，若其大可不戒哉。然則相遇之道，遂可察乎。曰：柔遇剛不可長也。若天地相遇，剛遇中正，何可發也。天地不相遇，則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道不行。五陽乾也，一陰坤也。故曰：天地二五皆剛，且中正，故曰：剛曰中正，如遇之義。若其大其可發哉。不以一柔五剛相遇之可戒，而發天地若臣之相遇，此易。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風誥物后以命，誥民。初六：繫于金柅，柔道牽也。初六：繫于金柅，柔道牽也。初六：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姤四十四

躡躡而踊躍也。在於其方弱之時，繫之于大車之金柅，繫之則有牽而不得逞，繫之于柁，繫之固也。繫之于金柅，固之固也。如是則一陰止而不得進，則凶矣。高祖之封漢明皇之不殺祿山，是已且繫于金柅。繫何物也？繫豕也。先言金柅而後豕，豕不先得其繫之地，則豕其繫之物矣。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

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仲尼於彖辭發明遇之時義甚大今觀之九二以後則見

其時義之大矣。九二君民之相遇得其時義者也。九三九四君民之不相遇不得其時義者也。九五君臣之相遇得其時義者也。上九君臣之不相遇後其時義者也。大哉遇之時義乎！人之與物相遇欲速相遇而不速則失時，相有不欲速相有而欲速則失義。魚者衆魚之所利也，衆魚求魚一魚先得魚者遇之之蚤也，喜於遇之之蚤而急於得而有之則魚不可得而有矣，何也？取之必有其器也，大則網罟則苟然後有以包而牽之，不然急於取而徒手以往則亡其矣。魚豈為我有乎？故必有以包之，斯得而有之。包者緩辭，有者堅辭，取之緩則有之堅矣，後雖有它人善魚者至利亦不彼及矣，何也？吾遇之之時蚤而取之之義緩也，賓者它人之謂也，高祖先得關中遇之之蚤也，漢先得之楚，後至而奪之不惟奪之反王我於蜀我徐起而定三秦，天下卒為漢而不為楚，此包有魚而利終不及賓者也。又何殃咎

之有初六陰而在下民之象也。魚亦陰類，古者以魚比民。九二以剛陽中正之德居下卦君主之位而首與初六遇，此遇魚之最蚤者也。其德足以包有之而无咎。九三九四二賓其至已晚矣，安得利以及之乎？

九二賢无膚其行次且

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一卦五陽而一陰五陽必爭赴於一陰一水衆

魚而一魚衆魚必爭取於一魚，初六之一魚此九二九三九四之所爭取者也。九二最近初六最先遇初六則初六之魚已為九二所得矣。九三居九二之後而必爭，爭則必傷，傷則欲進而不敢進，自危而不力爭，能不進而自危，雖不得魚亦无後災，故无大咎。曰行未牽者猶幸其不牽於魚而必進也。孔明說先主謂中原已為操所得而江東已為吳所得，吳不可圖而可以為援，此次且而无大咎也。三居二後故口臂爭魚而傷，故曰无膏夬之九四與姤之九三辭同而九三无大咎者九四以陽處陰故柔而不決，遂坐次且之累。九三以陽處陽故止而不行。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乃得次且之力。九四非无剛陽之德以包納初六，然有包而无魚者四與初遠而不相及一也。四以陽處陰又无中正之德二也。四无君主之位三也。四與初宜相應者也，宜應而不應三失故也。无德以得民位以臨民而及遠民，宜吾民之歸九二而去我，也君而无民无民而率事安得不

凶起者本李事之謂了干子比自晉歸取楚而見殺而蔡九五以杞
公棄疾乃得楚二子遠而蔡近二子庸而棄疾賢故也

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

志不舍命也此九五九二之君臣剛遇中正之盛也九五以剛明

棄之高而俯包瓜實之美九二以剛正之德亦奉君命而不舍以上
承九五中正之君如命從天降而決起蓋歸之志君臣相遇之盛如
此一小人雖壯何足慮也堯下逮舜之側微以杞包瓜之象舜遇上
堯為天人之合有隕自天之象何憂難辨何畏孔壬固其理也

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上九之吝而不

之窮也非上九之吝也何也上九以剛陽君子之德而自處於高九
不困之地是將何所遇哉以我之高遇彼之觸而已遇其角遇其觸
也天下之情順則合乖則離其觸矣何遇之莫哉其為悔吝宜矣
雖然上九何咎過之有吾道之窮而已安之可也既曰无咎聖人慰
之之辭也又曰上窮聖人歎之之辭也仲尼之道大天下莫能容是
也孟老干行荀廢蘭陵亦然而况賈誼仲舒馮衍之徒欤大壯九二
之羸其角晉上九之晉其角角在我也姤上
九之姤其角角在彼也角在彼而我遇之也

萃身主假有廟利見大人身利貞用大牲吉利

有攸往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

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身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

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萃者

生聚全盛之極也天地聚而陰陽和万物聚而食貨充君臣聚而大
道行万民聚而天下熙此豈一人一日所致哉聖人於其時也前必
揆其所從後必稽其所終不揆所從其散孰聚不稽所終其聚復散
昔者天下之散也何從而聚也刑錯不式之治生於反商政之日煙
火万里之富生於除秦網之時是可忘哉王假有廟用大牲吉所以
報卒之所從而不敢有也今者天下之聚也誰得而散也求嘉之禍
生於平吳之功天室之乱生於開元之治是可知懼哉利見大人者必
求大人之助屈己以見之利貞者必守以貞正之節无逸以終之所
以持羣之所終而不敢恃也順坤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萃五

息者消之初盈者虛之始聚者散之原澤水
之聚也澤上於地聚之聚也物有聚而不散

者乎君子所宜坊也坊澤之聚者以坊坊治之聚者以溝除戎器戒不虞言有備也此亦治之坊也欤 初六有孚

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

乃萃其志亂也 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其萃之初六乎初六與九四正應也而九四君子之剛陽者也初六

與六二六三同類也而二三陰柔之小人也始欲從九四則遠於君子而隔於二三欲不從二三則睚於小人而私於同類欲從君子者其始有孚也復欲從小人者有孚而不終也聖人曉之曰爾何擾擾焉志之亂而妄欲與小人羣聚乎九四雖遠爾曷不號嗚以求應乎爾與九四雖不終然九四察尔初心之孚固將舍舊而開新与尔一笑而釋然相聚矣尔何恤於自新而不往乎其无咎决矣此聖人開初

六自新之塗也亦不開人以自新之塗是驅天下之人而背為小人也魏舒初欲從亦為之亂既而乃歸范宣子召伯盈初已從王子朝之借既而乃從劉文公君子与之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是聖人開萃之初六之義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君臣之聚會始於相求終於相信

之求君觀湯之於伊尹先王之於孔明則見矣然則何道以求之星辰非能自高也引而為之者天也賢臣非能自進也引而進之者君也

六二之進非九五引之而誰也故曰引吉无咎此相求於初之道也及相得相信之後則如骨肉如一 卦豈復事於外飾哉故馮唐之對文帝張玄素之對太宗初以為廷辱卒尺其說馬援謂光武脫略邊幅魏徵告太宗不事形跡皆心孚而文薄者也禴者祭之薄而无文者也故以喻焉此相信於終之道也然六二德則中正而才則陰柔也自非陽剛如伊尹孰能五去桀哉如九五之引六二幸及其未變之時而引之則得之矣不然如丁公之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

事楚呂布之事魏雖引之何吉无咎之有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 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六陰柔也三不中不正也挾陰柔不中正之資

其誰納我故進而求聚於九四之君子則四非其類而不答退而求聚於六二之大君則二非其應而不与萃聚之不合則嗟嗟而无歸又何所利哉聖人憐之曰尔盍往從上六巽順之正應乎庶乎无咎然終不免於悔吝也此商鞅出走而諸侯不納之時也允之上六反則為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四以剛

巽 近君之位下与民為聚則尺得三陰之眾上与君為聚則已福九五之君此如陳氏之得齊民司馬民之得魏民也故聖人戒之曰九四必也柔順謙退如未居其位之時有不敢當其位之意則大吉而无咎矣四萃而居陰柔之位故也不然非凶于而國則害于而家也

萃中五

萃中五

萃中五

萃中五

萃中五

萃中五

萃中五

萃中五

萃中五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

光也九五以剛陽中正之德當萃聚之時為萃聚之主豈不成哉然

卦辭有利貞之戒彖辭有聚以正之戒爻辭又有元永貞悔亡之戒

非萃聚之難也亦其萃聚之難也非亦其萃聚之難也亦其貞正之

難也當天下之已孚而惕然懷匪孚之憂當志意之光大而歉然有

未光之志可謂元永貞矣宜其以安長治有聚无散而悔吝銷亡也

此伯益克艱之戒周公无上六齋咨涕洟无咎象曰齋咨涕

洟未安上也聚不極則散不生治不極則乱不萌上六以陰柔之

之所由與元和之季宮室之所由侈也故聖人戒之曰臨至樂以至

憂之心處已安以未安之慮庶乎无禍咎矣齋咨涕洟憂之至也

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

南征吉志行也有德之升有德之升升位則足以行道升德則足

升於德由聖賢又曰升位而見大人故无附麗小人之失升德而見

大人則日入於君子之塗南征前進也此程子之言得之矣然舜大

人也能升禹稷紂亦大人也能升飛廉孔子大人也能升顏子荀子

亦大人也能升李斯四者之升必有所分矣君子之求升者謹之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棟梁拱把

人小善之積也在積之有漸進而不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

大吉上合志也初六柔而旁散在一卦之最下木之根也九二九

而曰允升大吉者木与土相信而相得則木之升也必銳士与王相

信而相得則士之升也必達故曰上合志也然則初六与誰合志哉

非六四而誰哉初六与六四正應也而初六木之始生也六四土之

最下而生夫木者也六四為文王岐山之事則初六其呂望渭濱之

皆用論之義也用論已見萃之六二文王之在岐山內文明而外柔
順召之而至囚之而聽非闕散陽剛之臣盡力於外吁其危哉故曰
物干而山立武王之志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
也其升之九二乎如此而後无咎而有喜也
九二升虛邑象

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九三以陽居陽進而近岐山之王其升也
亦孰禦之如升无人之境爾故曰升虛邑
又何疑焉其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之時乎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
四侯伯之位也而文王
亦孰禦之如升无人之境爾故曰升虛邑
又何疑焉其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之時乎

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以上聖之德也而文王
方歸往以爲王文王乃柔順以事商文王辭之愈力天下歸之愈堅
此其所以亨于岐山之一隅而有天下三分之二也吉孰大焉又向

咎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而爲王然則六五升之王也其孰當之文王既當六四則六五其武
王乎文王柔順也故爲六四武王燹伐也何亦爲六五之陰柔乎六
柔也五剛也中正也觀兵而退須暇五年故詩人頌之曰遵養時晦
非以柔晦剛乎夫惟尺天下之貞固從文王之容德不得已而後燹
伐也故自君而升爲王如歷階而升也真其吉而大得志坎垂拱而
天下治昇吾志也拯民於水火之中是吾志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
也
豈吾志哉

也
易變也亦變則通上六以陰邪之小人乘一卦之上居升進之極猶
冥冥然冒昧求升而不已宜其消亡而不富也若進德之君子變而
通之反而用之移小人負得不息之邪心爲吾求道不息之正心何
不利之有大哉易之道乎豈一端而已乎故訟之終凶用之自訟則
吉隨之說隨用之說隨則凶乾之初九有勿用之戒而仲尼歷聘以
爰日咸之上六有滕口之規而孟子好辯以明道晉之初未可以速
進故貴於摧如之退然顏子最以而進未上其無之上不可以過益故
忌於或擊之傷然大舜已老而謙得益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若
夫陰邪而在上在上而冥升終
消亡而不富非紂其孰當之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第十二

升四六

